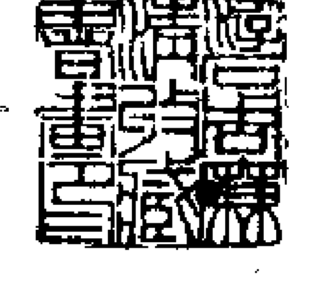
目次

秦漢美術史

導言

凡屬圓顱方趾，戴天履地之人類，皆有感性（Sensibility）之一物。其對於自然界中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及尋常目所接觸之物而能引起其興趣者，則必存之腦海，寄於言語，或摹倣圖寫，以發舒其意義。蓋審美觀念，人所共有；不見子都之佼者，是謂無目（註一）。自然世界，廣大莊嚴，無涯無盡，萬法互錯，倏忽變幻，物如微塵之衆，皆有待於吾人之鑒賞與宣揚。吾人憑無限之複雜而細膩的感情，加以一定之組織，並以一定之技術忠實表現出之。所以由言語之技而表現，則成爲詩歌，小說，戲劇，以音律表現爲音樂；以色彩表現爲繪畫；以運動表現爲舞蹈，以其他物質手段表現爲雕刻建築之類。故以技術形態來表現之方式雖有不同，而其出於感情則一也。人類於感情衝動之時，而爲悅



性適意之舉，遂有美術之發生。沁蒙氏（J. A. Symonds）曰：『美術之效力乃解釋人類精神之工作。』（註二）揚子雲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註三）即謂美術作品可以包含人之個性，事實具在，人所共知。

人民而無美術，世所未見，甚至最粗野而可憐之民族往往為美術而耗去多量的時間及力量；即如斷髮文身，穿耳鑿齒之俗，吾人所視為野蠻而無謂之舉動，而彼等方以為天經地義，不可廢止的行為。蓋彼等為求美起見，故甘心費其精力及時間於裝飾。其實此種野蠻人之裝飾品多含有宗教的象徵或本人之一種特殊符號，非盡由於愛美而產生，其目的同時亦在於實際應用方面。美術與生活作用有同一之傾向，即美與實用有不可分離之關係。關於此點，西洋美術家論之詳矣；即在我國，亦有同一之軌迹。班固漢書刑法志所說『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可見唐虞時代衣服之有裝飾畫，猶含有標記之義。美術又為形態意識的一種（ideologie）將人類之實際生活，從頭至尾，徹底表現而出。美術與人類實生活結合遂成一種文化形態，而盤据人類進化史之中心。美術既為諸國民的智的生活之表現，故文明史上之任務應歸於美術，美術在文化史

中佔有最高之地位。凡欲探討一國文化之盛衰，必需考察其美術之好惡。然非細心識大之人，亦不足以語此。昔春秋時季札聘周觀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衞。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註四）觀此則知美術爲人之精神情態所寄託，所以在美術上可以察見民族之精神。劉奇峯先生曰：「若歷史家欲以藝術而推知民族之心靈與精神，不但須有博古學者之精密的觀察，並且要有一種敏銳的感覺，因爲作者之心靈情態流露於作品，所以指定一特別作品屬於一特別時代，非有賞鑑作品之優點的能力不爲功。欲完全了解一個時代之歷史，我們須了解其藝術

之歷史。』（註五）可知欲知某一民族或某一時代之歷史，不可不了解其時其地之美術，惟欲明瞭一時代所產生之美術作品，必須尋求藝術本身之歷史也。

我國之有美術，歷數千年。伏羲畫卦，爲書之始。有虞作繪，爲畫之始，近代考古之學日精，古代之甲骨金石諸器，出土日多，學術前途，方興未艾，卽此吉金片甲之遺留，多屬我國史前文化之資料。中國文化之發展，實與埃及，齊地加（Chaedaca），蘇西安那（Susiana）諸邦相先後，而此三邦之文化，因無人發揚光大之故，久已湮沉消落，幾不可考。而我國能維持於千禩，保存其固有之道藝，書體一道，尤爲特色，近日在黃河流域各地所獲得之遺物，據文字考古學家之認定，實爲中國獨立之字體，且爲中國文化獨立之確證。世界之言美術者，類多分爲歐洲美術與亞洲美術。歐洲凡百美術皆導源於希臘及羅馬；而亞洲之美術雖各具鴻溝，然胥落我國之後，我國立國最久，文化材料又最豐富，偉大之美術品之遺留於今者，又首屈一指，不假外求，自成領域，此我國在世界美術史上之地位而可以自傲傲人也。

日本文化在中古時代以前實由中國輸入，卽美術之年歷亦僅及中國三分之一，故其美術界

亦受中國之影響爲最深，卽彼邦亦承認之。印度雖爲古代文明國，其美術之效力，中國亦嘗一度受其傳染，迹其風格，頗不猶人，然唐代以來，國勢日削，而美術作品，亦鮮人注意及之，斯文墜地，以迄於亡，彼都人士有志研究美術者，反向我國討求，衰頹至此，可爲一嘆。故研究亞洲美術者，祗須注意中國美術，自能舉綱提綱，心領神會，其他印度日本波斯諸國，已落後塵，不足計及。

研究中國美術史，秦漢時代實爲一重要之分期，蓋秦漢二代國勢甚強，文物之隆，殊足誇尚，且各種美術形式至此期而大備，論者至謂漢代美術有如歐洲希臘時代（Hellenistic age）與前期羅馬帝國之藝術（註六），以其上承周代，下啓六朝也。吾人欲知我國古今藝術變遷之迹，不可不加之意焉。凡學問之道，不能明其沿革者，鮮能言其實際，此爲一定之理。故余爰因撰述漢代文化史之便，薈萃中西之典籍，參以一得之日驗，特以暇日，勒爲此篇。按西洋所稱美術，含義甚廣，如圖畫，彫刻，建築，音樂，舞蹈，詩歌六事，今爲縮狹範圍起見，但論列書畫，彫刻，建築數事，而音樂，舞蹈，詩歌等則暫置之，亦以此三者位置頗高，源流亦大，斷難相提並論，致有顧彼失此，眉目不淸之患。惟我於美術一道，爲未入流，無知妄作，謬誤必多，祗可自娛，寧敢問世。然或蘄以此引起當代美術專家之注意及討

論，他日煌煌巨製，眩眼生花，則美術界中，豈曰少補，知今之喤引。亦非盡屬無謂也。

第一篇　秦代美術概況

今欲於未入漢代之先，一論秦代之美術。蓋美術一門，至秦已大備，漢代因之，遂成鉅觀。吾人經過比較觀察之後，自易明瞭一代美術作品，孰爲因襲，孰爲獨創也。秦始皇崛起於戰國之季，鞭笞羣雄，成就大業，繼周而有天下，十五年而國又亡（註七）雖立國不永，而美術上亦大有成績，藝術史上至今不能奪其一席。始皇本一飛揚跋扈之君主，始以鐵血主義以謀統一，繼以專制政策而保地位，焚書坑儒，固其一種專制政策，並非真與文化有仇，其議實出於李斯，李斯爲法治之實行家。「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論不止，使其法不能出於一。其奮然焚之而不顧者，權黔首之識，其法也。」（註八）且其所焚者祇詩書百家語之一部份，一般藝術之書，如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皆得保全（註九），美術作品在當時尙爲不卑不亢之事物，而政府復不知美術之能引起政治之變動及驅策

民衆之效能，故早已視爲無足輕重之一物，雖不加以提倡，而亦不加以摧毀。但人民因政治之專制，生活之困難，亦無暇顧及，又以兵連禍結，內外不寧，男子戍於窮邊，女子困輸役，人民救死惟恐不贍，何暇與清高華貴之美術結不解緣。關於當時人民之苦況，典籍所載，指不勝屈，姑列舉一二以實吾言。據嚴安云：

「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註一〇）

如嚴安所說，不獨男子服務公家，即女子亦擔任工作，據伍被說，秦始皇使尉佗踰五嶺，攻南越。「尉佗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註一一）由此可見，補衣之女子尚需三萬人，則出征之兵士必數十倍此數可知矣，秦皇帝一時能召集無夫家之女子一萬五千人，則可推知暴亂時代，怨女寡婦之多。民間之流離困苦一至於此，尚有何美術之足道。雖然，民間藝術，固無可言，而貴族中人，依然不廢，即如藏書一事，藏於公室則無妨，藏於私家則棄市。則又專制時代迭見之現象。無可諱言者也。秦始皇當日積極建樹，自尊自大，凡維持生活之要素，如衣，

食，住三事，無不極其奢豪，豈獨於迎合貴族誇大好勝的心理之美術而竟忘之，特以享國不久，典籍有缺，故其愛好美術點綴品之心理及舉動，未能盡攷，然披尋所得，猶可攷見一二焉。

第一章　建築

秦代美術之可觀者，厥爲建築。從來專制政體統治下之國家，其能有益於美術界者，多爲建築術，而領土宏大，財富充裕者，尤爲大觀，西方諸古國，惟羅馬立國，有類於秦，而其建築亦差堪比擬，『羅馬以其國大地遠之故，思控御之，乃最講開通道路之法，凡得一國，必造大道焉，令各屬地皆與京師通。其造中間道法，廣大潔淨，每石廣數丈，大小不同，曲相銜接，而平滑如鏡，其厚三尺，上下二層，上層合灰石爲之，下層細沙作之，兩旁石道，尚於平地，以便民行，其最長者，西自直布羅海峽，東達波斯灣，幼發拉河之路，南達埃及，延袤萬餘里，石材堅固，至今尚存，此其大業，可比吾萬里長城，亦可驚矣。』(註一二)秦代建築之最大工程咸推爲長城及阿房宮，而流名千載，中外皆知，則長城爲獨步矣。茲分論如下。

長城之制，非創自秦始皇，六國中如趙，燕，齊皆有之，自秦滅六國，因舊址而繕修補成之。始皇三

十三年（西曆紀元前二一四年）使蒙恬北築長城，西屬流沙，東至遼水，以捍胡（註一三）。然其眞意，亦不外要在四百餘州中表示天子威權，而則象其尊嚴起見，故不惜金錢人力以栽培之。在當日觀念全以一國爲個人之私產，鞏固國防之行，實無異於保全個人之祿位；大興土木工程，乃當時最適當之利己政策。所謂費用，則有賦稅以供之，所謂工役，則有百姓以任之；即到二千年後之今日，猶可想見此穿越山河林野，綿延數千里歷史上的大事業之遺跡，其寸磚片石中都包含無數良民的血汗。『在埃及金字塔的建築中，亦可察見同此之傾向。金字塔雖具有可敬畏的神情與無限的巨大，卻是非常單調的，全沒有一點精微和巧妙的表示。我們從那裏面絕對看不見一點勇敢的試驗精神，或一點慧巧精明的才思，它們所能攝住我們的，就是祇在巨大一種品性上。它們是勞力的奇觀。它們是以證明獨裁政治的威力。它們是人類勞動在建築的莊嚴上所能達到的雄富之體現。』（註一四）

長城之美術形態及性質雖頗微薄，然研究中國美術史者亦不能置之不道，蓋長城之建築方法及材料在今日進化目光觀之，未免朴陋至不足道，此則時代限人。使阿房宮今日猶存，未必盡滿

人意也。故其於中國藝術史上自有相當之貢獻，可無疑義。且其有功於後世者，則以其能作中國之保障，而能對外示威，使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明人謝肇淛有云：「秦築長城以亡其國，今之西北諸邊，若無長城，豈能一日守哉？秦之長城，自榆城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今之長城計之，僅及其半。而燕代近胡之原有長城，又不自始皇始也。今九邊惟遼東不可城，而敵當女眞之衝，薊鎮之寨城，則近時戚大將軍繼光所築。其固不可攻，虜至其下，輒引去，其有功於邊陲如此。而猶不免求全之毀，何怪書生據紙上之談，而輕詆嬴政也。」(註一五)觀此，則知長城在我國文化上之重要矣。

秦代建築物之可稱者，殊不止此。長城祇可作關塞之用，而不可極居處之娛，始皇本一自尊自大之人，安肯不措意於起居之所也。故終其一生，營造宮室之事，遂層見迭出云。試觀：

「始皇二十六年作章臺上林於渭南，放諸侯宮室作宮咸陽北阪上。其離宮又有回中宜春諸宮。」(註一六)

「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高貲富豪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臺苑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撤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

充之。」（註一七）

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更命為極廟，又作甘泉及梁山離宮。按始皇本紀云：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註一八）

「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而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始皇窮極奢侈，築咸陽宮，因北陵營殿，端門四達，以制紫宮，象帝居，引渭水灌都，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隄，激立石柱，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遍。」（註一九）

上述數宮，規模未甚廣大，然其種種方面，已足令人張目咋舌而不能自已。但持較阿房宮猶遠不相逮也。

「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

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于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不復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註二二）

阿房宮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宮未成而亡，始皇廣其規，而偉麗堂皇，空前絕後，秦二世繼父業復作阿

房宮。

「元年夏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註二）

二）

秦先世及始皇二世前後營建橐泉蘄年等宮，凡三百之多，不能一一具考，阿房宮之艶稱千古者，賴有唐杜牧作賦以章之。然此賦鋪張揚厲，過分形容，不免離事實太遠，致引起後人之懷疑，蓋文人筆鋒，常帶情感，在當日之阿房宮未必有如杜牧所述之華麗偉大，似不足爲阿房宮之縮影，故欲明實狀，不可不求之於秦漢人之著作中。漢人中能將秦代奢侈的建築物作一具體之描寫，則爲賈山之至言。

「……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

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註二三）

吾人据此則知當時帝王家宮室之奢靡，惜當時阿房宮之類，多以土木為主，而阿房宮之建立實在萬里長城二年之前（在西曆二百二十二年動工，即始皇即位三十五年。）雖「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鬥角。」（註二四）乃亦全仗木料，縱使雕刻華麗，巧奪天工，其性必不耐久，即使無項羽入關之一炬（註二五），亦必不能與長城同其壽命，千數百年後，秦代之大建築物，已不可復見，而頑鈍之紫塞（註二六）猶剩有殘磚，供後人之憑弔也。始皇雖不道，猶知國防為重要，乃能於整理軍備之外，復建長城，以為關塞，不至演異族入華之事。今則東北四省，相繼淪亡。秦時明月，尚照關山，今日風塵，已非故國！始皇九泉有知，將為其竊笑也。

第二章　金石（彫刻）

秦代美術之足稱者，金石皆其類也。金石之研究者代有其人。金可證經，石可證史，則以金石器中，多有文字，往往足以考見古代之制度及風俗。許愼曰：『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註二七）。鄭沅曰：『古器之所以可貴者，大抵諸侯世卿有大勳於王室。其子孫復能守其業以祀其先。而爲之銘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賢人君子，非才藝優美，不敢與於其選。不若北朝佛刹之碑，造像之記，多屬委巷小夫所爲，俗體鄙文，不可讀也。故非惟考見當時制度，尤以其文字淵奧，可裨經訓，爲用無窮』（註二八）。鄭氏爲近代金石大家，其所言雖篤重三代之器物，然亦可見研究金石之重要矣。

然古器之貴重初不止此。『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耑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

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關器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焉。』（龔定盦全集說宗彝）

秦始皇初定天下，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中（註二九）試觀聚天下之銅以成此裝飾之品，不問其技巧若何，而其工程之浩大，已足令人咋舌。吾以為金人鍾鐻之具，必刻有文字或圖畫足資歷史上之考證者，使其今日尚存，其價值可想，乃不幸而遇董卓之貪夫，不知文化為何物，竟椎破銅人十及鍾鐻以鑄小錢。（註三〇）徒顧目前之利益，毀棄名器，煮鶴焚琴，野蠻孰甚。我國人素無保存名蹟古器之興趣，有之惟極少數之名士大夫有聲於時，有聞於後者，以外如農工商賈，衣食是求，負耒執斧，握算持籌，仰事俯畜，飽暖無憂，安有餘閒留意此事，我國古物，保存者少而摧敗者多，又何怪日就淪亡也。

秦器所遺留於世者，除小數之秦戈外，皆為日用之物。如秦權之類，然亦甚少概見。惟周氏夢坡室所藏有秦示我國周行器。鄒適廬曰：『此器形如蟹螯，當時工人所用，與今轉螺旋釘相若，疑古以出車釘，故上用詩『示我周行。』句鑿文，吾意為秦制。』（註三三）此器吾未目覩，未能決定，然未能謂

其必無也。最普通者則爲秦大半兩錢，近日考古學家發掘成績，多有此物，例如民國五年廣州龜岡發見一南越者遺冢中有秦大半兩百餘，倘有銅鏡數事。(註三一)其他銅器，多已失傳。秦始皇嘗令匠作機矢(註三二)，此物必甚妙可觀，今亦不可考矣。

秦代石刻亦盛，即如石像一物，有用爲裝飾之品，如長池之石鯨，有用爲鎮壓之用者，則有蜀郡之太守李冰所刻之石牛，「始皇造渭橋，鐵鐓重不能移，乃刻石爲力士孟賁像祭之，鐓乃可移動」(註三四)此不過舉一二例以爲引證耳。

二十八年秦始皇東巡狩，刻石著其功，茲將其立碑之經過略說於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於是乃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琅琊臺，立石頌秦德。……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三十七年十一月上會稽祭大禹，

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註三五)

秦二世即位力仿先世行爲，即如巡狩一事，亦不甘示弱，觀其與趙高謀曰：

「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註三六)

石刻之盛，不外出自帝王自尊自大之心，而便嬖之臣復不惜百計以迎合其心理，皇帝示意於上，羣臣奉行於下，茲舉丞相李斯等之言作爲顯證：

「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三王五帝，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

皇帝功德，刻於金石，以為表經。』（註三七）

石刻除上述用途外，尚有一切實用處，則以為區域分界之標識也。吾人今日猶知樹立石牌，上載文字，以為土地所有權的表記，其來舊矣。始皇作阿房宮時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註三八）即此是也。

石刻一事在當時實甚盛行，無論貴族平民皆可為之，但文字制度不能相襲耳。『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註三九）

觀此則知石刻為尊卑共有之制度，平時本無禁令，故民自由為之，即此事發生之後，政府亦未曾明令禁止，則石刻一物，民間必多，特典籍不載，不能按册以求耳。秦碑多為李斯篆，故甚可觀，此外尚有殘碑二十字，祀巫咸大湫文（註四〇）亦李斯所作，至其優劣，則屬於書類，容於下章述之。

秦刻石中，有一事足引起後人之爭辯者，即俗所謂石鼓文也。石鼓之名，流傳日久，然細考其義大為不通。『當刻碑未興以前，祇有刻石：史記秦始皇本紀凡言頌德諸刻，多曰「刻石」或曰「刻

所立石：」壓厓舉立石，皆刻石也；立石又謂之「碣，」說文（石部）「碣，特立之石」是也。其存於今者，有「泰山無字石，」「琅玡臺刻石，」「禪國山刻石」（惟琅玡臺一石，亡於近年，餘皆無恙。）此十石之形制，皆與之同。其制上小而下大，頂圓而底平；四面有略作方形者，有正圓者；刻辭卽環刻於四面。此正石刻之制，非石鼓也。」（註四一）「石鼓在隋以前未見著錄，出土之時，當在唐初。其名初不甚著，自韋應物韓愈作石鼓歌以表章之，而後始大顯於世。其地爲天興縣（今鳳翔）南二十里許，鄭餘慶遷於鳳翔府（今鳳翔）夫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宋司馬池復輦置府學之門廡下，大觀中自鳳翔遷於東京（今開封）辟雍，後入保和殿，金人破宋，輦歸燕京（今北京）今在淸故國監。其字體爲籀文。其文體爲詩。其數凡十：宋司馬池移置時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得之。入汴以後，以金塡其文示不復拓；入燕以後，又剔去其金。經此數厄，文字之殘損者更多，十鼓雖具，而第八鼓已無字矣。」其刻石之時代，後人多異其詞，有主宗周者，有主秦者，有主後周者。近人馬衡參稽羣籍，折衷衆說，定爲秦刻石，證據確然，殆無疑義。此知鼓爲秦刻石之結案也。（註四二）

璽印爲金石之一種，後世論印者必宗秦漢，蓋至秦然後印有可觀也。三代有印，古人言之鑿鑿，

周禮『貨賄用璽節。』鄭箋『璽節，如今之印章。』璽印之見於載籍，實始於此。蔡邕以璽為古者尊卑共之（註四三）此言是也。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晉衞宏亦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秦始皇時天子獨以玉，號稱璽，臣下莫敢用璽。』然則璽者乃秦後為王者所用。潘伯寅曰：『自三代至秦皆曰鈢，即古璽字，從金從爾聲，璽，有土者之印。』（註四四）秦始皇滅六國，遂得趙氏藍田玉，命李斯篆，玉人孫壽刻之。後有向巨源蔡仲手摹，文雖小異，大概可推。方四寸，漢末記載孫堅討董卓得傳國寶，方圓四寸是也。秦制六璽，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其後復得藍田白玉，復制一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命李斯作篆，玉工孫壽刻之者是也（註四五）秦印形式，初無定製，大者數寸，小至累黍，官璽多白文而形大，私璽多朱文而形小，文字皆古錯可觀。秦代玉璽之鈕，亦甚可玩，蓋不如此，則不足以助璽之觀瞻也。蔡邕云『皇帝六璽，玉螭虎鈕，皆以武都泥封之。』（註四六）即指此。

印之稱亦始於秦，始皇惡璽之音與死同，遂易稱曰寶，曰印，曰章。（註四七）其實皆印類，而名稱之

殊致如此。後世著錄家統名爲印，可謂審矣。

秦時小璽其文曰「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曾載於范氏芸閣眞譜中，瘦勁如絲髮，眞有昆吾切玉之致。舊藏朱伯盛家，倪雲林詩云：『匣藏一鈕秦朝印，白玉盤螭小篆文。』即指此也。此印曾入淸祕閣，後轉入於沈啓南，陸叔平，顧汝由諸家，今不知所終，秦印軼事惟此，故著於編。

第三章　書學

書法爲我國專門藝術之一，而泰西諸國則有承認畫爲美術品而書爲堆墨者，蓋我國重形，而外國主聲也。康有爲曰：『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爲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爲主，即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義亦可得。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致遠之道，以聲爲便。然合音爲字，其音不備，牽強爲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可知。』（註四八）此言是也，然我國文字之優點既知，則不可不稽我國文字之起源。我國結繩時代結束之時，即我國文字發明之日。蓋需要爲發明之母，初民頭腦單簡，故不能乞助於結繩，以爲思想及事物之記號。後復感其不便，乃復以文字易之，此爲進化一定之程序，非獨我國爲然也。易繫辭下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司馬遷曰：『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註四九）。然則其發

明之者果何人乎？歷觀古籍，多言蒼頡沮誦（註五〇），但我以爲字之製作未必盡爲彼二人之功，人爲至靈之動物，富於創造性，凡遇困難之事，則必自出心裁以應付之，往往不謀而合，文字既應需要而生，人情往往不甚相遠，自可運其靈機，自行創造字法，亦非甚難，況文字固非小事，亦非一二人可能收其全功也。我以爲創造文字一事，必通力合作而後成，蒼頡沮誦特其代表者耳。

文字之肇始雖古，而文字之變化至秦乃成大觀。秦有八體書，皆壞古文而成者。

「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其後分爲七國，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並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註五一）

秦代有功於書學者則以其統一文字，化繁爲簡也。且秦始皇素愛書，故善書者多爲達官，秦代雖不永年，而書家亦有數輩，皆有發明，其功匪細，今略舉之，其於書學之地位，亦附見焉。

李斯——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成，西入秦，秦始皇幷天下，以斯爲相。（註五二）李斯妙大篆，

始皆改之，以爲小篆，著蒼頡篇七章(註五三)蒙恬筆經云「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删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迹焉。」』」(註五四)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書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指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註五五)書曰「作模作則」，其斯之謂也，今相承或曰玉筋篆。小篆之後，又別有八，曰鼎小篆，曰薤葉篆，曰垂露篆，曰縣針篆，曰纓絡篆，曰柳葉篆，曰剪刀篆，曰外國胡書，此皆小篆之異體也。(註五六)明趙宧光論小篆曰：『秦斯爲古文宗匠，一點渠度不苟，聿遒聿轉，冠冕渾成，藏妍精於樸茂，寄權巧於端莊，乍密乍疎，或隱或顯，負抱向背，頫仰乘承，任其所之，莫不中律，大篆斂而圓，小篆柔而方，書法至此，無以加矣。』(註五七)篆書上承籀文，下啓隸草，『或鏤纖盤屈，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爲翮。』(註五八)李斯篆法固爲百世之宗，然有一事，最足稱道者，則爲後世增開一條識字門徑，且篆書既由古文蛻變而出，則三代遺文之面目賴其保存不少。元吳澄論篆云：

「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鍾鼎之文爲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炳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功也。」（註五九）

李斯歿後，工其書以名世者七八百年僅見李陽冰。『李少溫以篆名一時，自稱於天地山川衣冠人物，皆有所得，斯翁以後，直至小生。然其筆法出於嶧山……』（註六〇）則知後人得其一部份之技術便足名家，而李斯在中國美術史上爲不朽矣。斯論用筆云：

「夫用筆之法，先急迴，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註六一）

此雖寥寥數語，實開後來多少書家之法門。次於斯後，則爲程邈。

程邈——程邈下邽人，字元岑，始爲縣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秦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註六二）程邈素精大篆，嘗爲始皇作篆書，卽其所獻隸書，亦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而成。（註六三）或疑隸書出周代，雜引左傳水經爲證，以一二形似之字，卽謂隸書創興於周代（註六四），此未嘗無一部份之理由，然亦知世事有時不能獨斷獨行，有時成功成一手一足之烈，亦不免由外力所扶助或暗示者，卽書法之創造，亦難出例外，隸書在周代或有人試造而未行，皆由其學識方法之不足，及程邈出，乃更以新意而集大成，前人所欲爲而未及者，今可以完成矣。後人謂程邈爲隸書之祖，要非過言。

胡母敬——胡母敬本櫟陽獄吏，爲太史公，博識古今文字，亦與程邈李斯省改大篆（註六五）。所作有史籀篇博學七章（註六六），敬之書今無存者，然或雜於世所傳之小篆中，亦未可知。

趙高——趙高始皇時爲中車府令，爲行符璽令事，二世以爲郎中令，後拜爲中丞相。（註六七）高善史書，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及獄令法令，亥私幸之。作爰歷篇六章。漢興綜合爲倉頡篇（註六八），高精刻符書，鳥頭雲腳，用題印璽者也。（註六九）。

王次仲——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繁多，以次仲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於道上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然而去，落二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註七〇）。酈道元所紀如此，未免以神話附會其平生也。次仲作八分。八分之說，議論紛紜。蔡文姬述父邕語曰：「去隸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張懷瓘曰：「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其後歷代書家及考古家皆有論列，因字形之變遷，遂致持說互異，要之八分之別，因時代不同，故近人康有爲區爲秦分，西漢分，東漢分，今分諸名目（註七一），卽如次仲一身，亦自難分其時代。張懷瓘從序仙記以爲始皇時人；王愔以爲建初時人；蕭子良以爲靈帝時人。因載籍缺略之故，不能辨爲何代之人。今姑次之於秦代，以備學者之審定。

秦代書學，成績雖優，然去今已遠，實物罕存，而典籍所紀，又不翔盡。今之所述，自謂不失眞相，致若批評之業，則又書家專門事也。

第四章 繪術

中國人雖視書法爲美術之皐冕，惟欲求其强烈之審美的及幻想的精神之表現，則必在於繪術。繪畫之性質爲國家的，與書法同，而卽物窮理，廣大高明，亦一易於鑒賞的美術的表現之方法也。夫書畫美術，本出一源，而所用工具，亦無異致，但欲激起最優的審美慾；則惟畫爲能。書祇能令觀者愉快，而不能挑弄其覺官而感動之；乃畫能令人愉快，又能感人也。(註七二)

圖畫之妙，至秦乃有可紀。秦之繪畫，今不可考，然秦開國之隆，其制度文物，必有可觀。畫之爲物，人盡喜之，怡性情，悅心志，實爲各種美術所不及，卽獷悍如深山野人，亦從未有仇視之者。故逆料當日必有無數美術家供奉於朝，且有無數之美術作品以娛君主一人之目。繪畫本可爲宮庭之點綴品，當時之大建築物如阿房宮等，其棟梁樓閣，必不少此一物；一生享樂之始皇斷不加以漠視也。後世儒者多視美術爲道成而下之物，且徒溺於焚書坑儒之故爲傳統之思想所錮蔽，遂深惡其人，黎

及其一代之文物制度，操筆之士，不爲效勞，至於今日吾人欲考當時之美術情況，每苦於材料之不充，卽有所參稽，亦半出於野史稗官耳。三齊略記云：

「秦始皇求與海神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註七三）

此事荒誕，無徵不信，然晉班固曾以脚畫付留。（註七四）此亦以脚畫，事不必有，而理有可通。秦代能畫一人可考見者，祇彼一人，然亦爲一無名之美術家，且又出於妄言妄聽之傳說。夫以始皇享用之侈，其左右侍從之人，自不乏藝術之士，特託體卑下，姓名不彰耳。

或謂始皇以武力擴張版圖，西南與印度爲陸上之貿易，四裔之內，無不與中國通商，西域諸國，聞聲歸附，其來中土貿易者，亦有其人。其中或有瑰異之士，懷伎來獻者。按拾遺記所載：

「秦始皇二年，騫涓國獻善畫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噴壁卽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規，方寸之內，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畫爲鳳鸞皆軒軒若行也。」（註七五）

事之眞僞，雖不可知，然當時外國人鮮能有此妙手，且其畫法，自出心裁，本無一定，必無人能傳

其伎，而其駐華之久暫，又不可知，則對於中國美術界，似不予如何之影響。此外域之良工，亦徒留名字於我國美術史而已。



第二篇　漢代美術總論

秦亡以後，楚漢分爭，天下洶洶，人無寧歲，兵戈所至，文物蕩然，此數年中斷不能有偉大之美術家及其作品篤生其間，即固有者亦將爲之磨折殆盡。故戰爭實爲文化之大敵，然此厄在我國，則無代無之。他姑勿論，即以項羽一人，已足摧殘一代之文化而有餘。傳紀『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註七六)火至三月不滅，未免過甚之詞，然宮室殘破，至此而極。

漢高祖(劉邦)起於草野，仗劍破秦，鞭笞羣雄，成就大業，繼秦而有天下，有國凡四百二十餘年(註七七)中間建設頻繁，文物鼎盛，蓋承破壞之餘，必有建設。故除挾書之律，大開文網，而藝術界中始勃勃有生氣。同時各種藝術品中，僉推辭賦爲最發達，今以越出範圍，避而不述，有謂中國之早期明確之美術史，應始於漢代，蓋漢以前之歷史，尚不免有一部份之傳疑，且又無絕對系統之紀載；入

漢而關於美術之事實及理論，操筆有人，翔實可徵者較多云。

第一章 建築

漢高祖以一酒色無賴之徒(註七八)，一旦得志，其自高自傲之心，豈必減於始皇。觀其微時抱負，已可推測一二矣：「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註七九)梟雄心理，務欲勝人。及其即帝位之後，其自奉之奢，恐不讓於前代。似此初非過甚之辭，徵之紀載，則有然也：

「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固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註八〇)

觀此則知高祖實爲色厲內荏之人，聲聲以百姓爲前提，即着着以自己之地位而設想，重威示後之一語，彼實藏於心中而不敢說出者，今得蕭何爲之說出，爲之奉行，其愉快爲何如耶？以後建築

物之鼎盛，未必非蕭何一語致之也，漢代宮闕之多，難於屈指，玆先略舉其目：

『長安有長樂宮，未央宮，長門宮，鼓簧宮，承光宮，宜春宮，池陽宮，黃山宮，長平宮，望仙宮，長楊宮，集靈宮，延壽宮，祈年宮，通天宮，駘娑宮，沛宮，林光宮，甘泉宮，龍泉宮，首山宮，交門宮，明光宮，五柞宮，萬歲宮，竹宮，壽宮，建章宮，太乙宮，思子宮，(註八一)夜光宮，棠梨宮，扶荔宮，望遠宮，昭臺宮，蒲桃宮，萯陽宮，長平宮，(註八二)桂宮，(註八三)鼎湖宮，谷口宮』(註八四)

漢代之宮，上所舉者已有四十餘所，其實尚不止此數，秦代之三百離宮，漢代往往修之(註八五)；既因其固有者而復加增之，可謂超越前代矣。漢代建築物之華麗偉大者首推未央宮。

『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以制前殿。至孝武以木蘭為棼橑，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墄右平，黃金為璧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註八六)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門闥凡九十五。』(註八七)

未央宮中有溫室，『以椒塗壁，被之文繡，香桂為柱，設火齊屏風，鴻羽帳，規地以罽賓氍毹。』

（註八八）

次爲建章宮，建章宮之建築實起於術士之一言：

「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災。粵巫勇之曰：「粵俗有火災，卽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帝於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爲小，乃於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宮之正門曰閶闔，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門；左鳳闕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北起別風闕，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罘罳，前殿下視未央，其西則唐中，延受萬人。」（註八九）

「建章宮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註九〇）

上述二宮，不過舉其大者，其他稍卑者，雖典籍有載，然未暇於此細述也。位次於宮者曰殿。殿，堂之最大者也。（註九一）漢殿甚多，茲舉其著人耳目者：

「長安有臨華殿，神仙殿，高門殿，朱鳥殿，會城殿，宣室殿，承明殿，鳳皇殿，飛雲殿，昭陽殿，鴛鸞殿，

鈞臺殿，合懽殿，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註九二）

『未央宮有麒麟殿，椒房殿，長樂宮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註九三）

漢代皇家之建築專務宏大華靡，竟使人不能加。故每一宮，往往佔地過百里，容數萬人，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梁飛閣，不由徑路。（註九四）又東京『德陽殿容萬人，激洛水於殿下』（註九五）宮殿之壁，高而且厚。

『東京五殿，陰殿也。壁厚五丈，高九十尺。』（註九六）

其陛左䃌右平，平以文磚相亞次；䃌者如齒，爲陛級也（註九七）陛甚高，間有高於平地四十餘丈者。（註九八）。其墀則以丹漆地而成，故曰丹墀（註九九），多造以白玉（註一〇〇）。宮殿之柱，多爲銅製而塗金，往往有大數圍者。（註一〇一）其梁則朱，其棟則雕作文禽之狀。（註一〇二）宮室多窗。『宮有四面，窗八所。闕內有曲郭，郭上雀目窗。』（註一〇三）窗戶扇多是綠琉璃，皆通照毛髮，不得藏焉。』（註一〇四）又有製以雲母及珊瑚者。（註一〇五）其他宮苑之裝飾，亦甚富麗，如武帝所命建之通天臺上之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承雲表之露，（註一〇六）漸臺上之銅鳳皇高五丈，（註一〇七）龍樓門樓上之銅龍

(註一〇八)晉班門之銅馬，(註一〇九)銅駝街之銅駞(註一一〇)桂館之銅鑄飛廉，(註一一一)昆明池石鯨及牽牛，織女石像，及泰液池之石龜魚，皆製作精工，堪稱為一代傑作也。

漢代建築物除上述諸項外，則以觀為多。當時所謂觀者，類多行樂之場，間有用為會議或祈仙之地者。主之者皆抱一特殊目的而經營，故其建築術亦頗不劣。漢代之觀甚多，略舉如下：

『長安有臨仙觀，渭橋觀，仙人觀，霸昌觀，蘭池觀，平樂觀，九華觀，豫章觀，鴻雀觀，昆明觀，走馬觀，華光觀，封巒觀，走狗觀，天梯觀，瑤臺觀，流渠觀，相思觀，長平觀，宜春觀，華池觀，射熊觀，迎風觀，露寒觀，當市觀，石闕觀，白渠觀，鼎郊觀，白虎觀，懷德觀，三雀觀，林木觀，溫德觀，長平觀。』(註一一二)

闕又為大建築物附屬品之特色，其多亦不可勝計，『五步一樓，十步一闕，』在當時頗似之。『漢魏觀多以複道相通，故洛宮之閣七百餘間。』(註一一三)班固西都賦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闌修飛閣。』雖為鋪張揚厲之詞，亦非離於事實也。

大治宮室之事，非獨王者一人所有，今皇帝既務廣宮室為心，自不能禁臣下之效尤也。故皇親國戚，功臣宦者亦羣起以建築宮室為務。如漢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好治宮室，嘗作靈光殿，名傳於

世。(註一一四)又「梁孝王，吳楚破，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宮連屬於平臺四十餘里。」(註一一五)

漢代法令頗寬，即如宮室建築，除一二皇室例禁（如青瑣丹墀之制，諸侯之第不得施丹青之彩）他皆無甚界限，故貴族中人靡不隆其居室者。開國之初，破壞之餘，繼以建設，而功臣之領有封土者無不先注意於居的問題，於是土木工程，極一時之盛，然以海內初定，人民窮乏，仍未能肆志施行。「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之家，非遇水旱，則人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佰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註一一六)於時朝野儘可大興土木，求滿足其慾望矣。佛教在後漢輸入中國，而我國建築物又多寺之一物，寺在漢後始盛，今不必述。

有一事殊可恨者，則歷來紀載建築美術之文字多偏於貴族，而平民方面，往往不提，或雖提及

而簡略太過，就漢代而論，宮室與廟宇，尚可勉強由文字上推求，而平民建築，獨付闕如此誠我國美術界之遺憾也。漢門王仲父先生藏有泥燒古代房屋模型，據稱為漢代遺物。近人劉既漂君目擊其物，著為一文以論之曰：

「屋的外形，似乎與宋以後的完全不同，反而很像西洋近代的鄉間小屋但是它的正面窗門上端的裝飾，已用蔴葉雲頭式的曲線，而且明顯可辨。屋的後面，其窗式高常怪特，狹小而長，但秩序井然。或每四小長窗排列者，原是一大窗，因為四窗上端尚有一雲頭橫窗括住，由此可見四窗以內的三個牆面；等於今日之窗柱（窗柱多見於意大利北部建築）當時因為沒有玻璃和薄紙的關係，不得不把窗的局部縮小；但為光線起見，不得不均分為多數小窗。然而他的窗柱已有葉式線紋之裝飾，可見那時平民建築，早有美術要求之表現。平民的住屋現有這種成績，皇族和高貴的宮室，不想而知其建築藝術更加可觀了。」（註一一七）

漢代之距今日凡二千一百三十餘年矣，仍有此碩果僅存的房屋模型供吾人參考，未窺全豹，已見一斑，於美術界中，其關係非淺也。

漢代建築物，雖無復存，而建築界之宗工哲匠，猶可於書冊中考見一二。然有一事所應知者，則此種營造家，除一二名外，非專以建築爲業。大都貴人巨室，另事其役者也。

胡寬——胡寬，漢高祖時匠人。高祖既定都長安，太上皇住居長安深宮，常思念故鄉，悽愴不樂。於是高祖詔胡寬建築城市以象豐，故號新豐，移諸豐民以實之。男女老幼，各知其居，放犬羊雞豕於道途，亦識其家。移者皆悅其知而德之，故競加賞賜，致累百金。

公玉帶——公玉帶，漢濟南人。武帝欲治明堂於奉高（今山東泰安）旁，未曉其制度。帶乃進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作明堂於汶上，如帶圖。

丁緩——李菊——丁緩，李菊，皆漢武帝時匠人。

仇延——仇延，王莽時都匠及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壞徹上林苑中建章等十館，取其材瓦以起九廟：（一）黃帝太初廟；（二）虞帝始祖昭廟；（三）陳胡王統祖穆廟；（四）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

之爲銅薄櫨——柱上橫方木之棟者，餘如金銀彫文，窮極百工之巧，遞高增下。

劉武——劉武，漢孝文帝次子也，以孝文十二年立爲梁王，性喜營建苑囿宮室，「營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於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名曰「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尙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鳬渚，又有曜華宮，與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具。」誠貴族宮室之唯一代表也。猶有憾者，則其中營造，未知果出自何手耳。

袁廣漢——袁廣漢，漢茂陵富民，於北部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橫石爲山，高十餘丈，此則工於點綴山林之作，爲後日叠石爲山之先河也。

章文——章文，漢豫章（今江西北境）人，高帝五年，灌嬰討定南方。文以南昌當諸道之衝，進計於嬰，築豫章城，嬰因從之，遂命文董營建之役，鳩工庀材，規畫咸宜。

陽城延——陽城延，漢少府，董建長樂未央宮及築長安城。

李翕——李翕字伯都，東漢漢陽阿陽（甘肅靜寧）縣南人。嘗令澠池，修崤嶺之道。桓帝時爲武都（甘肅南境）太守。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二州，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谿，危難險峨，數有顚覆隕墜之虞。翕乃鑽燒

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阨，遂成夷道。民可夜涉，咸歌德惠，乃爲磨崖刊頌，於天升山魚竅峽（甘肅成縣境）中。靈帝建寧間，析里兩岸夾崎，百仞屹立，江水從中流出，則上下不通，民皆病涉。翕乃鑿石架木，建郙閣以濟行人，而去沉溺之患。亦於橋旁磨崖爲頌，以紀其功焉。磨崖之石，至今尚存拓本，玩索其文，猶想見之。

上述諸家，頗爲充足，典册無多，見聞有限，拾遺補佚，俟諸方來。

第二章　金石（彫刻）

金石爲美術品之大宗。金石（雕刻）西人視爲雕刻一類，羅馬餘芬，今猶未艾也。金石之可貴者，非徒居爲奇貨，亦兼以窺見古代社會之源，拾遺補缺，揚風扢雅耳。吉金文字之學肇於兩漢。李少君識柏寢之器；張敞釋美陽之鼎，載諸馬班二書。厥後南單于得漢北古鼎以遺竇憲，案其銘文，知爲仲山甫作。許祭酒敍說文解字，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此均吉金文字之學，肇於兩漢之徵。（註一一八）沿及宋代，始有專書，由明至清，作者朋起，而古代金石，亦漸爲好古家網羅殆盡。然在前數十年，藏銅器者，均屬三代器，而漢器不相屬也。以當時漢器甚少，亦羣相鄙視，而通行常見者，不過漢洗，瓶，罍之類。乃後來地不愛寶，所出漢器漸多，不但多奇特之品，且文字製造，實有足研究之價値，關係參據，實非淺鮮。（註一一九）

所謂吉金者皆銅器也。漢代銅器遺留於今者不多，遠不及周器之盛，法物殆缺，僅有鼎耳，鼎之

形異於周製，圓而有蓋。他如鋗，鐘，尊，彝，卣，敦之屬，亦極少見，且其形式多別於周者。其形式又殊無特異之足紀。近代搜集古物家反樂於保存小品之器如鐎斗，劍鞘，藥舟，舞鐃，等類。壺奩等物甚多，銘文之風，亦與周殊，器底，蓋頂之內面，無有鑄款者。如鼎則多鑿書於口邊之外側，多刻宮廟之名，容量，及工名等款。鑄出之文，絕不使用饕餮，雲雷之狀以爲象徵，然好用獸環之鋪首，與神人異獸之文樣。除金銀錯之外，亦有塗金者。鋪首一物，其實乃門環之飾，古人施之門上，漢人畫像不刻，門扉多有之，作獸首銜環之狀。以金爲之，則曰金鋪；以銀鋪之，則曰銀鋪；以銅爲之，則曰銅鋪；以靑畫瑣文鏤中，則曰靑瑣；此其以質色而定者也。至其形製，有作蠃狀者；有作獸吻狀者，有作蠡(卽蠃)狀者，有作蟾狀者，蓋均取其善守閉也。又有作龜蛇狀者，疑卽從椒圖獸吻演化而出。有作虎形者，殆用以鎮凶辟邪者也。(註一二〇)

漢代銅器之遺留於今者當以鏡爲首。我以爲鏡之一物，在上古已有之，吾人臨水，可以照容，卽對光滑之大石而亦可自照，上古初民未必不知，特物不便供其用；及銅之發見，乃有鏡之名，其實不自三代始也。至漢而鏡大盛，且有年歷之明徵，鑄飾之文樣，供吾人之參考。鏡多作圓形，中央有鈕，而

滿刻龍鳳之紋，其邊緣作廓形，全身如今之碟狀，工作精緻，殊可玩也。特不知其平面之凹凸形究有礙於實用否？鏡之傳於今者以造於後漢時代爲最多，然前漢所造者其工作或高出於後漢者也。漢代之鏡，除民間日用品外，則有地方官所造以貢獻於皇室者，然正史載前漢時代置三工官（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首都之工官歲費五千萬，蜀之工官，歲費五百萬。當時宮室之盛，用者之多，每年出品之數目，諒有可觀。尙有鐙爐，亦頗可稱，鐙鑪二字，今通鐙爐，鐙亦三代之物，今已無存，蓋上古都以陶瓦爲之，故不能耐久也。至漢而銅鐙甚多，其名稱亦最繁，如雁足鐙，羊鐙，駝鐙，犀鐙，辟邪鐙，鳳龜鐙等類，其器以素身爲多。陶齋吉金錄有漢鐙數器，宛似今之燭台者，日本大村西崖氏由二三十鐙之款釋而考訂之，則謂由宣帝之世，至前漢末七八十年間爲最多；其物皆出於考工室官之手云，（註一二）爐之爲物，周代始興，蓋用以載炭取暖者，至漢代與西域諸國，南海諸州交通，始有沉檀等香料之輸入，乃有用香爐者，然此物非獨用以薦神，且以之薰宮室。鑪作博山之形，下著盤如海，盤貯湯，以蒸潤其香氣，故名曰博山鑪。博山在山東之靑州，以其形似爐蓋，故名之。爐面常作異獸之形，或於爐體之下，連絡螭龍，間有塗金者，然限於少數貴族用品耳。但其製法及形式初不一律，惟視工人

之才技耳。其中妙手，有足述者：

「長安巧工丁緩者爲恆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華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其法度本出防風，至緩更始爲之。環轉四圍，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爲名。又作九層山鑪，鏤奇禽怪獸諸靈，皆自然運動。」（註一二二）

又有一種獸爐，作獨角獸之形，疑以蜡蓋模溶銅以製成者，長約四尺，高約二尺，其背有孔，用以焚香，中外公私收藏家多有之，然贋品亦多。當時冶金之術已甚進步，故由日用必需器具至有閒階級之游戲品，大都好用金屬爲之。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註一二三），以金爲丸，不過示其奢，則知當時以銅爲丸者，必難悉數。游戲及裝飾品無論矣，卽科學儀器亦有以銅爲之者。如張衡者卽其一也：

「張衡性精微，有巧藝，作地動儀，以精銅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傾尊；其蓋穹隆，飾以篆文，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承之，其牙發機，皆隱在尊中，周密無際，如一體焉。地動機發，龍卽吐丸，蟾蜍張口受丸，聲乃振揚，司者覺知，卽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從起來也。合契若神，觀者莫不服其奇麗。自古以來，未嘗有也。」（註一二四）

由是觀之，此器須切實用，然其奇麗，人所共賞，則又可作美術品看矣。我國士大夫從不欲作所謂「奇技淫巧」之物。今張衡毅然打破此種腐敗的傳統觀念，身居高等之地位，而致力於工匠之行爲，以視唐代王維以文士開中國文人畫之風，實有過之無不及也。張衡在中國美術界之地位，容於下文再述之。

靈帝嘗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後漢書宦者列傳）是知銅器一物，非特用於裝飾建設，且又用於衛生行政矣。

漢代銅器之足述者，不止於上列區區數事。尚有符印，亦爲大宗。所謂符者卽銅虎符，全體作伏虎之形，分左右，其合面有兩邊相反之凹凸金銀錯，腹背有郡國，軍名，次第號數，及合同之字，間亦有塗金者。其遺品，大抵祇左或右之一邊，間亦有左右面爲銹所結合成雙者，然極少見。關中郭允伯家藏有朔方太守右第三銅虎符，銀錯小篆，極類秦碑云。（註一二五）虎符，卽周之牙璋變相也。右留於京

師，左給與郡國國家發兵時，遣使者持此以爲信，所謂發兵符也。此物戰國時代，已極盛行，史載魏公子無忌使如姬盜晉鄙虎符，卽其例也。(註一二六)此雖小器，然其重要過於印章。今又述印。漢承秦制，少有變更，卽印章一物，亦不能大異於前代，惟印章之文字稍有不同。『古璽印文字其在周季者，爲古文之一體，專以摹印，故與古文或異。及漢兩京官體印信，則易篆勢之婉曲繁縟而爲簡直方正，其體文近古隸書，往往省變，違六書之正。(註一二七)今日遺存之漢印，其文字以隸書爲多。與此說若合符節。漢代有所謂繆篆者亦盛行一時，繆篆所以摹印也。秦李斯始行小篆，不數十年，卽爲西漢，故西漢製造文字，概爲小篆，細小精謹，至新莽尤喜舞文弄墨，其官印有五字成文者，近人多稱莽印，平正方直，漸失古籀遺意，私印亦然，元吾丘衍云：

「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卽摹印篆也。」(註一二八)最奇者則古代匈奴之文字，同於先秦。皖中黃氏藏有匈奴相邦玉印，其形製文字，均類先秦古鉩，當是戰國訖秦漢間之物，可見匈奴與中國言語雖殊，尙未自製文字。(註一二九)

漢官印猶分三等：曰璽，曰章，曰印，惟諸侯王猶得稱璽，然其所謂璽者，名稱而已。按其體製，與章印同。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其文曰章，故朱買臣傳：『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皆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註一三〇）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則但曰印。漢官印形式甚少，可以玩弄於掌，茲雜引史事明之：

(1)韓信傳：『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弊，忍不能予。』（註一三一）

(2)酈食其傳：『爲人刻印，玩而不能授。』（註一三二）

(3)周昌傳：『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註一三三）

(4)嚴助傳：『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註一三四）

(5)徐璆傳：『璆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璆曰：「昔蘇武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註一三五）

(6)皇甫規傳：「可不煩方寸之印。」（註一三六）

據此，則知漢官印不過數分大亦不過寸許。孝武皇帝元狩四年通令官印五分（註一三七）是其

證也。今世所得漢印皆如此。

漢代製印之法共有二種，茲列舉如下：

(1)鑄印——鑄印有翻沙撥蠟二種，其體則無甚別異。

(2)鑿印——亦名急就章。軍中以急於封拜，草草鑿成之。其稍整者，世或別謂之刻印，其實一也。

吾丘衍曰：「漢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中印文皆鑄，蓋官爵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耳。」(註一三八)此言是也，凡能多見漢印，則自知之矣。

漢代公私印章之詞句，除一般有封號者，他無非吉語也。漢有「建明德，子千億，保萬年，治無極」金印，其適例也。至於尋常私印，有一面姓名，一面吉語者，有兩面俱爲吉語者。其吉語作「日利，」「大年，」「長樂，」「常富」——如是者不一而足。又有作多語者，如云：「宜官內財，」「日入千石，」「宜官秩，長樂吉，貴有日，」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皆不出於利祿之外，志趣之卑，一至於此。今日

雖滿心利祿之人，亦斷不肯作如此率直之語。漢代臣民，或猶有直道存焉者乎？

漢時有佩剛卯之制，蓋自天子以達於庶人。剛卯者，壓勝品也。漢爲卯金刀，以故正月佩剛卯又謂卯日卯時者；有謂金日卯時者。趁此卯時間刻之，以爲壓勝之意。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註一三九）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綫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書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註一四〇）續漢志以爲雙印，蓋剛卯佩兩也。中有云：『佩雙印，長二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註一四一）是剛卯亦可稱印，取以爲佩也。

漢書註詳剛卯品級尺寸並及其詞句。然以今所存者，其形式大小或有不合，而字句多有參差，豈以地方尺寸不同，而各處方言之不能一致乎？漢書註僅列二等詞語。大約簡略登記之故，亦未嘗

有六方者。殊惜古人來有詳細之考訂耳。以今日所見考之，有四句者；有六句者；八句者，大約至多不過十二句，皆闕訛語也。近人王漢輔，世爲金石家，最喜剛卯，且驗極富，茲記其所見所得剛卯若干品於左，供吾人之參考。吾人無此君之眼福者，亦可稍慰過屠門而大嚼之思耳。

(1)六方形，長三寸餘，玉質黯作深黃黑色者，字工。

(2)六方形，長二寸餘，玉質黯作黑色者，字工。

(3)四方形。長寸餘，玉質黯作深灰黑色者。(此類較多，見有數種，字不一類)

(4)四方形，長一寸，玉白瑩然，質極細，似劃而成者，極精。

(5)四方形，長一寸，玉質青白瑩然，字工劃粗。(類字居數)

(6)四方形，長一寸，玉黑而光，字細而小，多減筆。

(7)扁方形，長二寸，厚約一寸，兩方而作螭紋，字刻於兩側，工而奇，玉質黯作黑白二色。

(8)扁方形，長六分，厚約三分，字刻兩方面，玉質白，而有血浸若牛尾紋。

(9)四方形，長一寸，玉白瑩然，均浸紅色者，字細而工。

(10)四方形，長二寸餘，桃木質者，字粗。(註一四二)

我國古物收藏家藏印之多者咸推山東濰縣之陳壽卿，搜集漢印為近世之冠，世有號為萬印樓者。「近時汪氏印譜，自漢以來至近代之印，蒐羅最富，吾粵則以潘氏看篆樓印譜，所收為最夥，皆古銅印也。程易疇撰序，考證甚精，見通藝錄。」(註一四三)

漢印發見日多，我國蒐羅家不及注意，則往往為西胡賈輦金換去，一去不回，此我國古物，所以日就淪亡也，然我以為古物亦賴人而彰，倘有名世之古物，苟落於俗人之手，往來者既多白丁，而甄賞者又為估客，則其為寶，尚有幾何？昔龔定盦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仔妾趙。擬於玉山之側，構寶燕閣居之。偏徵海內作者為詩，賦詩為倡，一時和者如雲，蔚為文壇談話。後以好博故，脫手歸於吾粵潘德輿家，又不知何年落估客手，為濰縣陳氏以朱提三百星購獲。藏諸簠齋，其揀印檀匣，四面刻字幾滿，尚留嶺南。今又不知何處去矣？(註一四四)

今錄此一事，聊為漢印佳話，且欲博行文之趣耳。關於漢印之特點，陳蘭甫先生有言之綦詳者。文中所謂古印，當指秦漢之印而言。茲摘舉如左：

(1)古人名印其文曰姓某，曰姓某印，曰姓某之印，曰姓某私印，曰姓某印信；二名則曰姓某某，曰姓某某印，其印字在姓下，回文讀之也；單名者不得回文讀也。有稱臣者曰臣某；二名則曰臣某某，不加姓，亦無私印，之印等字。

(2)古人字印曰姓某某，又有加氏字者曰某氏某某。

(3)古多兩面印，一面姓名；一面曰臣某（凡稱臣者必兩面印）或一面姓名；一面姓字；亦有一面姓名，一面作吉語，如『大年，』『長年，』『日利，』『常富，』『長樂』之類。

(4)古無道號印。古姓名印無加地名者。

(5)古人封書印文曰『某某啓事』且有作韻語者曰：『姓某某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閒，願君自發，印信封完。』

(6)古印字畫疎密肥瘦均勻者爲多，其不均勻者其斟酌盡善處也，不均勻乃其所以爲均勻也。

(7)古銅朱文印其字方正，而多逼邊，邊與字畫相留相等，或較字畫稍細。

(8)古朱文小印多闊邊細畫，其字往往破碎，詭異不可識，然甚奇妙。

(9)古印多有半白文半朱文或三白文一朱文者，其章法一片渾成，驟觀之，朱文亦似白文，其妙如此。

(10)古銅印文，古茂陳雅，章法則奇正相生，筆法則圓而厚，蒼而潤，有釵頭屈玉，鼎石垂金之妙，與古隸碑篆隸無異，令人玩味不盡。

(11)古銅印或鑄或刻，刻者往往不如鑄者之精。鑄法有二：一爲撥蠟，一爲翻沙，蓋撥蠟者尤精。

(12)古官印不過方寸，私印尤小，然無小如豆如今人者。

(13)古印皆正方，少長方者。

(14)古有子母印，空其中而藏一小印也。

(15)古銅印之體皆扁，(即兩面印亦扁。)或獸邊(獸頭如正或左顧，無右顧者)或龜紐，或瓦紐，鼻紐，其貫紐必橫。(註一四五)

陳蘭甫先生爲吾粵經學大師，久處阮元幕下，精於鑿刻，目驗之富，學識之充，至足爲後學取法

也。

漢印之流出外洋者，歲歲有之，而贋品亦最多，北方之人，善偽金石，山東濰縣之假漢印古泉，眞有神似，蓋因陳壽卿之多年好古，開其風氣。皆以多見而相習也。陳氏自用之印，皆屬人用漢印之篆法，故一變而爲翻印漢印矣。又得漢人鑄印之法，故濰縣估鑄，遐邇皆知，初學好古，最易受其朦蔽。

印章之外，漢代銅器尙有比較稀見而怪特者：如尺，鍾，鈁，鈎，儀，鉦，鐎斗，硯滴，書鎭，溫壺，弩機，杖頭，鳩車，舞鐃，厭勝錢，藕心錢，及其他銅鑄獸畜昆蟲之類。新莽所造之貨布泉亦饒古趣，且有裨於文字學也。漢代時有銅鼓，乃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拊之，聲似鞞鼓。（註一四六）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註一四七）其他金屬之用品雖多，然遺留於今者，不得不推銅器爲大宗。今所述者；側重銅器，亦以其實物可爲佐證者也。

玉器應與銅器相衡接，非獨以古代之用途相類，乃爲形式及設計，亦大同小異耳。玉刻之原型實得之於銅器。銅器大足以表現主者之品級，而合於禮制用途，玉亦可以用爲注重禮教階級時代

的藝術經驗之表見。玉器可爲管治者的權力之表號，或用爲登記其命令（如作爲官僚委任書之印章，）在半官式或私的宗教崇拜（說文云『巫能以玉事神。』）及其他裝飾品，故刻玉之形式，殊不一致。在裝飾設計之方面，良不如銅器之敏捷，但其獨擅天然之美，爲可貴也。在中國古代視爲諸器中之貴重者，非獨以其顏色之多，亦以其脈理可人。

玉以種類因多，而其顏色亦不少。有黑玉，因其中含有大量鉻鐵質；亦有純淸的白玉，有如羊脂。在黑白二色間，尙有經及棕紋之玉，則因過養化鐵 (Iron peroxido) 作用使然。亦有黃玉，黃中帶紫，灰玉而有白棕二色交纏者。最普通之顏色無過紫色，各種形式都有。遵生八牋云：『玉以黃爲上，羊脂次之，黃爲中色，且不易得，白爲偏色，時有得者。』凡此無窮之色澤，皆足令人感造物之萬能，而贊賞不已也。

玉性甚滑，令人撫之不忍釋手。一接觸間，而美感坌來，玉之效也；亦如以耳目甄賞音樂圖畫耳。鑒賞家別立名稱謂之曰潤，潤者不過有澤性之謂，如朝露溫雨耳；亦謂其有嫻雅而光亮之平面。玉之特質，實與聲之和諧，或動作之秀雅相當。亦有稱之爲文者，文者即溫柔之謂，如孩童之肉；又稱之

爲縝密，則就其組織上言之。我敢爲一語，似非誇侈，則弄玉之手段及其美術的感覺，惟中國人獨擅勝場也。(註一四八)

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說文曰：「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潤澤以溫，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忮，絜之方也。」管子云：「玉有九德。」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則尤重視玉矣。若言符，則如王逸玉部論以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純漆，爲玉之符云。

玉之爲物，在上古時代已知應用。「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爲十二月，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註一四九)

古之稱玉者，如火玉，遺玉，大玉，栗玉，軟玉，香玉，瀛洲玉，冷暖玉，觀日玉，以及玉脂，玉膏，流黃之類，非今之所謂玉，蓋大都爲當時未識名之寶石類耳。

至若崑崙，泰山，鍾山，羣玉，西王母諸山；于闐，疏勒，莎車，大秦諸國，暨乎首拔河流之域，崦嵫日入之鄉。古所謂產玉奧區，從中國言，皆西域而已。

呂氏春秋士容篇：「君子之容，純乎若鍾山之玉。」

呂氏春秋重巳篇：「崑山之玉……。」

山海經：「黃帝乃取峚山之玉英，投之鍾山之陽。」

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也。」

史記大宛傳：「漢使窮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

漢書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珀，璧流璃。」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

水經注：「莎車國有鐵山，出青玉。」

古之用玉，雖雜以石，然其用則至廣：如周禮：「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作五瑞以正邦國，玉府掌共王之服玉珠玉，王齊共食玉，大喪共含玉。」荀子云：「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酉陽雜俎：「古者安平用璧，興士用圭，成功用璋，通戎用珩，戰鬭用璩，城圍用環，災亂

用雋，大旱用龍，大喪用琮。」又如飾笄充耳玩好投報之屬，亦靡不用玉，則玉之多可知矣，漢代之玉遺留於今者視三代爲多，亦情理中事耳。古者君子必佩玉。中華古今注謂：「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得古佩之法更制焉。」然今亦無存矣。古葬亦用琭。周禮含玉猶是也。呂氏春秋節喪篇：「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高註云：「含珠實口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漢制王公皆用珠襦玉匣。陶弘景曰：「古來發冢，見尸如生者，其身腹內外，無不有大金玉。」近時所得古玉，亦出自墓中，故有血古尸古諸稱，(註一五〇)近人發掘廣州東山貓兒岡漢冢得瘞玉高八寸弱，圍約一尺有四寸。上有土鏽處，色變黑，仍露玉之白筋細於纖緯。臺承之處，白如截脂，邊微作土黃色。(註一五〇)其在他處舉行之發掘工作所發見之玉類如穀璧，蒲璧，亦數見不鮮。漢之法器，雖從周制，然製作甚巧，如穀璧，蒲璧，於穀文，蒲文之外邊，亦有加添螭虎，臥蠶，雲雷等之裝飾者。其雙鈎碾法，實爲特色，其線畫宛如游絲，細入秋毫，明淨勻整，毫無滯機。殊可貴尚也。

考漢武帝建元中使張騫通西域，復與匈奴爭大宛。史記大宛傳載：

「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小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

其後益習而寖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返。……吏卒皆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復輒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市私其利外國。』可知當時出使絕域者十九多抱金錢主義而應募。

其中容有不少商賈之人，即使者亦商人之分身耳。而西域諸國亦利漢使之財物，樂與中國通有無。彼等亦借貢獻爲名，而通貨市買。故當時西域之珠寶流入中國者，蓋不可勝數，而于闐崑崙之玉材要爲大宗，漢廷用玉之侈，有以也。如漢書西域傳班贊云：

『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四駿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其時玉料亦必至夥。除用爲佩帶陳設外，即建築物亦用之。甘泉賦云：『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

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上林賦：『華榱璧璫。』西都賦：『雕玉瑱以居楹。』卽此謂也。美術建築物中除以玉飾外，則多採用琉璃，卽琉璃當時亦渾與玉無甚差異也。

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闇室照十餘丈如晝，又云，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牕扉多是綠琉璃，亦皆照達，毛髮不能藏焉。』（註一五一）

『武帝好神仙，起祠神屋，扉悉以白琉璃爲之。』（註一五二）

關於漢代玉器之事，限於題材，其範圍盡於此矣。讀者欲求專論玉石之書，則有近人章鴻釗所著「石雅」一書，繁徵博引，考證精確，殊堪借鑑，特爲介紹如上。

古瓷爲我國美術品之一，亦歸石類，故連類述之於此。舜陶於海濱，爲吾國製瓷之始祖，人所共知。往事渺茫，無從稽考。卽等而下之，自三代以至秦漢，二千餘年間，亦乏紀載，堪資討求。但其所製之品，粗笨無文，固可想見。嘗於某古物陳列所見一漢末酒器如大椀。灰白玄黃，斑駁其色，迹其手工，似爲粗製之素燒土器，是知此物甚劣，宜其稱道之少也，晚近漢冢出土者所在多有，故陶器之發見亦居多，日本京都帝大所藏，傳熊岳城出土之小陶杯，以迄木塘崗之陶杯，其爲制莫不橢圓，莫不附有

兩耳，特其大小不同而已。所頗惹人注目者，爲上述帝大所藏出土不明之綠釉陶杯，及紅褐釉杯，綠釉杯燒度火候極低，釉質最易剝落，表面已呈風化，閃鑠作銀色，證之其他漢陶壺及漢陶俑等釉色手法多相類，當爲漢物無疑，紅褐釉者，釉色極新，且漢釉甚少作此色者，其爲漢物與否？但存疑耳。虢岳城出土小陶杯二，爲素燒土器，小者兩耳略大，與杯身不勻稱。杯心塗朱，已強半剝落，外廓一部光滑銀化，似曾着鉛釉者，一略大者，兩耳甚小，杯心陶質作黑褐色。（註一五三）民國二十年二月廣州東山貓兒崗發掘漢冢，見有陶器多種。茲特錄之以見大概。

（1）小陶宮，外宮牆縱一尺有四寸，衡相埒，連樓高一尺又三寸二分，四角有樓，前後門上亦有樓。內，前殿縱六寸又八分，衡九寸又六分高八寸。殿中義冠二人，據几並坐榻上，榻前一人對立，鞠躬如奏事，左一人拜伏，檐下一衛士矗立。後樓縱五寸有四分，衡九寸有六分，高九寸，梯廣一寸。樓下婦女一人，高髻長裙，樓上婦女二，梯上一人伏拜。

（2）陶屋，縱七寸有八分，衡九寸又六分，高八寸又三分，重檐，門外左右有刀刻兩畫象。

（3）陶奩，通蓋高四寸弱，長八寸強，廣四寸，有簡單刀劃紋。

(4)陶鋪首，已殘缺，尺寸不可臆度。

(5)井亭，連瓦頂高六寸強，方亦六寸強，重欄，皆有刀刻花紋，瓦頂上有龍神，已殘缺，釉色如後世之龍泉窰，甚厚。

(6)陶棓八，長三寸又三分，廣二寸。

(7)陶勺，深一寸及三分，口徑二寸有四分，柄有孔，可安木，刀刻花紋甚精。

(8)陶壺，斷頸折蓋，刀刻花紋，精湛無匹，釉色亦濃厚。

(9)陶鶩陶鷄各二，長皆五寸弱，有刀刻羽。

(10)陶方器二，高四寸有三分；長八寸又二分，廣四寸弱，有六耳，無蓋。有單簡刀刻紋一已碎，此器未考得其名也。(註一五四)

陶之爲物，其性易破，且以形式外觀不美之故，若非考古家，往往等閒視之，從不予以保存，故每一次發現古冢，則陶器隨地亂置，即不然，亦不能與銅器同類而並重，此特就一般普通人而言，考古家方珍惜之不暇，斷不出此煞風景之事也。漢時陶器，縱不謂佳，然當時知加釉之法，而形式又如是

之多，且能塑成人物，其工作之巧妙可知，不可謂非我國實用藝術之特點，而兼獨創之精神，殊足爲我族之光，尚有一事，頗可發噱，前漢代陶器所接於吾人之眼者，其形狀十九皆類歐西之現代陶器用具，乃形式簡易，作直線形者，特工作之精粗，又當別論也。無如國人嗜古，多偏於金石兩項，於古瓷多不甚措意。即有留心陶瓷，著爲專書者，亦不如金石著述之富。近日歐西所謂中國考古家，其搜羅及著作又偏於陶瓷一方面，徵之隣國之博物院，大可以覘。吾人今不起而直追，又恐『禮失而求諸野』矣。

暫時撇開漢代立場而言，舊尚有數本論陶之書，可備參考，寂園叟之陶雅二卷，即古瓷彙考，材料甚多，而未有系統。許守白之飲流齋說瓷中分概說，說窰，胎釉，彩色，花繪，款識，瓶罐，雜具及疵僞十章，分章討論，眉目清楚。其他尚有陶說，景德鎮陶錄等，則爲辨別古瓷眞贋而作，於美術價値又復闕焉。

鄭樵曰：『方册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跂慕古人之心，使得親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爲賢哲，而後代曠世不聞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

不得親見聞於仲尼耳。蓋嫺習禮度，不若式瞻容儀，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今之方册，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爲略，庶幾式瞻之道存焉。』（註一五五）我今所錄，亦同斯指也。金石二者之功用須略相埒，然流傳之久，傳世之盛，金皆不及石焉。羽山琇民曰：『古者刻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誼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所戰所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郭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歧出則刻石，主於考文，九也；九者國之大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亘形豐，其徙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歟！若夫文臣學古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註一五六）定公史才卓卓，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知以碑刻文字入於書學者，特後世好事者爲之，其用意迥不侔矣。又定公着眼，全在大體，祠墓之碑，視非其倫。後世人事之繁，固不能若是嚴駿者，我今以碑碣入於金石一類，而不附書學之編，夫亦猶行古之道也，

「廟有碑，繫牲栓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空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碣之，是又碑之別也」(註一五七)。碑碣之興，莫盛於漢。其時學尚經術，上下同風，操觚之士，類皆有典有則，文質相宜，故考碑者，一以漢代爲依歸焉。

方者爲碑，圓者爲碣，此就其形式言之，其作用初無異致也。漢碑之在今日，出土日多，其未著錄者，亦甚衆，倘一一加以敍錄，時日恐有不給，且有專書在，未暇詳於此也。

漢碑一覽表

名	年代	地點	備考
陳留太守程封碑		東京	
酸棗令劉熊紀績碑		東京	有碑陰
執金吾高褒碑		東京	
太保高峻碑		東京	
丞相陳平碑		東京	
三老袁貢碑		東京	
袁騰碑		東京	即袁貢之子
西平令楊期碑		東京	

征西大將軍碑		東京	
大司農陳君碑	中平四年	東京	共有四碑
逢讓碑		東京	
董騏碑		東京	
八都神廟碑		鎮州	
封龍山碑		鎮州	
藁城長蔡湛碑	光和四年	鎮州	有碑陰
無極山碑	光和八年	鎮州	
上谷太守張祈碑		定州	
孝子王立碑	漢明帝時	定州	
譙敏碑	中平二年	冀州	蔡邕文
賈敏碑		冀州	
李固碑		懷州	
左伯桃碑		安喜縣	
蘇武碑		京兆府	
乞復華下民細租狀		華州	
西嶽石闕銘	永和元年	華州	
西嶽利山亭		華州	
司徒劉崎碑		華州	
西嶽華山廟碑		華州	
劉寬碑	延熹八年	華州	
主教院君神祠碑		華州	
太尉楊震碑		華州（閿鄉縣）	並碑陰題名

碑名	年代	所在	備考
高陵令楊君碑		華州	及碑陰
繁陰令楊尋碑	熹平中	華州	楊震之孫。今碑不存。
金城太守楊統碑		華州	
郭有道碑		太原府	蔡邕文並書
郭林宗碑	建寧二年	汾州	不存。今所見重刻本
山陽太守祝睦二碑	延熹七年	南京	
陽翟令許叔臺碑		南京	
兖州從事丁仲禮墓碑		南京	
太尉掾滈君墓碑		南京	
緱幕令碑		南京	
淡橋玄碑		南京	
愼令劉君墓碑	建寧四年	南京	
光祿勳劉耀碑		鄆州	
袁安碑	永元四年	徐州	
蒼太傅胗碑		徐州	
劉熊碑		徐州	有碑陰
漢高祖感應碑	延熹十年	徐州	
高祖廟碑	延熹十年	徐州	
太尉陳球碑	光和元年	徐州	蔡邕文並書
太尉陳球後碑		徐州	二碑詳略不同，多合史傳
陳球碑陰		徐州	
御史大夫鄭宮碑			
卜式墓碑		兗州	

鮑宣碑		兗州	
王家穀祠孔子碑	建寧二年	兗州	魯相史晨等奏
孔子廟置卒史碑	元嘉三年	兗州(仙源縣)	有定爲元嘉元年者
魯相復顏化繇發碑	永壽三年	兗州	
太山太守孔宙碑	延熹六年	兗州	
孔彪碑及碑陰	建寧四年	兗州	
孔子墓壇前碑	永壽三年	兗州	魯州從事孔君錯立
小篆碑		兗州	蔡邕書
河東太守孔雄碑	建寧四年	兗州	
司農孔峡碑	建寧元年	兗州	
魯相韓叔節修孔子廟碑	永壽二年	兗州	此碑簡古逸宕爲漢隸第一
博士孔志碑		兗州	
御史孔翻碑		兗州	
博士逢汾墓前石柱碑篆		濮州	
太尉劉寬二碑		西京	門生故吏各一碑並碑陰姓名
蕭何碑		西京	折作兩段
元儒先生婁壽碑		襄州	有陰，篆書
山陽太守碑		襄州	
築陽侯相景豹碑		襄州	
司徒椽梁君碑	建安二七年	襄州	
學生碑		襄州	
侍中王逸碑		襄州	
南陽太守秦君碑	熹平五年	襄州	

司徒從事郭君碑	建寧五年	孟州	
北軍中候郭君碑	建寧五年	孟州	
封觀碑		陳州	
蔡昭碑		陳州	
桐柏神碑	延熹六年	唐州	
竹邑侯相張壽碑	建寧元年	單州	
侯伯威墓碑	建寧中	單州	
孫叔碑		密州	
王章碑		密州	
安平王相孫根墓碑	光和四年	密州	
廬江太守范式碑		濟州	蔡邕書
中郎王政碑	光和元年	濟州	
任城府君頌		濟州	
司隸校尉魯峻碑	熹平元年	濟州	蔡邕書
執金吾武榮碑		濟州	
故司馬城鐵碑		濟州	
謁者景君二碑	安帝元初元年	濟州	
御史大夫郗慮碑		濟州	
竟恢墓雙石闕題			
中常侍曹騰碑	延熹三年	亳州(譙縣)	
老子銘	延熹八年	亳州(苦縣)	邊韶撰
老子碑銘		亳州	鍾繇書
幽州刺史朱龜碑	中平二年		有碑陰

趙王武侯碑		宿州	
東海廟碑	永壽元年	海州	
楚相孫叔敖碑	延熹三年	光州	固始令段君立有碑陰
堂邑令費君碑	熹平六年	湖州	有碑陰
梁相費君碑		湖州	
曹娥碑	元嘉元年	越州	
羅訓碑		衡州	
南昌太守谷君墓碑		衡州	
青州刺史劉君碑		衡州	
胡騰墓碑		衡州	
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德碑	熹平元年	桂陽監	
桂陽太守周使君碑		韶州	
周公禮殿石蠟記	初平五年	成都府	鍾會書。刻於殿柱
陽泉侯墓碑		成都府	
文翁學生題名			凡一百有六人
析里橋郙閣銘	建寧五年	漢州	李翕造
刺史李瑱碣		綿州	
中宮令楊暢墓碑		嘉州	
沛相范史蒙闕文		劍州	
文學墓碑		資州	
中常侍樊安碑	延熹元年	唐州湖陽	故吏立
河間相張平子墓志二碑		鄧州	崔瑗撰並篆
趙國相雍勸石闕碑		劍州	

婁君之碑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七年		孔子四十七代孫
小黃門譙君碑	中平四年		
改西嶽廟馬賦碑	光和二年		盧傲文
孔宙碑陰題名	延熹七年		
孔德讓碣	永興二年	兗州	孔子二十世孫
文歆碑	元光四年	絳州	
天祿辟邪字		鄧州	南陽宗資墓石獸上
周公禮殿記		成都府	蔡邕隸書
蔡邕石經			西京人收得殘石
塗室銘	永建元年		
周府君碑陰		桂陽監	
麟鳳贊并記	永建元年		
巴官鐵量銘	永平七年		
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	永平八年		
南武陽墓闕銘	元和三年		
章和石記	章和三年		
鄭令景君闕銘	元初四年	濟州	
北海相景君碑陰	漢安二年	濟州	
敦煌長史武班碑	建和元年	濟州	
武氏石闕記	建和元年		
司隸楊淮開石門頌	建和二年		
吳郡丞武開明碑	建和二年		

張公廟碑	和平元年		
祝長嚴訢碑	元嘉元年		
從事武梁碑	元嘉元年	濟州	
平都侯相蔣君碑	元嘉元年		
東海相桓君海廟碑	永壽元年		
吉成侯州輔碑	永壽三年		有碑陰題名者四十餘
故民吳公碑	熹平元年		
議郎元賓碑	延熹二年		
韓府君孔子廟碑	永壽二年		有碑陰
丹陽太守郭旻碑	延熹元年		
封丘令王元賓碑	延熹四年		
冀州刺史王純碑	延熹四年		
河東地界石記	延熹四年		
成皋令任伯嗣碑	延熹五年		有碑陰
平輿令薛君碑	延熹五年		
堯廟碑	延熹十年	濟陰	有碑陰
又堯廟碑	熹平四年		有碑陰
蒼頡廟人名	延熹五年		
蒼頡廟碑	光和二年		
西嶽二碑	光和二年又三年		
劉尋禹廟碑	光和二年		
白石神君碑	光和六年		
禹廟碑			有碑陰

碑名	年代	地	備考
荆州刺史度尚碑	永康二年		
車騎將軍馮緄碑	建寧元年		
廣陵縣令王君神道	建寧元年		
冀州從事張表碑	建寧元年	冀州	
堵陽長謁者劉君碑	建寧二年		
金鄉守長侯君碑	建寧二年		
柳孝廉碑	建寧三年		
衛尉衡方碑	建寧三年		有碑陰
沛相楊君碑	建寧三年		
淳于長夏承碑	建寧三年		
中郎馬君碑	建寧四年		有碑陰
武都太守李翕碑	建寧五年		
仲君碑	建寧五年		有碑陰
成陽靈臺碑	熹平元年		
廷尉仲定碑	熹平四年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熹平六年		
斥彰長斷碑			
太尉郭禧碑			有碑陰
逢童子碑	光和四年		有碑陰、童子名盛字伯彌
漢三公碑	光和四年		
鄭院君神祠碑	光和四年		有碑陰
揚州刺史敬使君碑	光和四年		
涼州刺史魏君碑	光和四年		

碑名	年代	所在	備考
成陽令唐君碑	光和六年		有碑陰。唐君名扶字正南
都鄉正街彈碑	中平二年		有碑陰
尉氏令鄭君碑	中平三年		
趙相劉衡碑	中和四年		
圉令趙君碑	初平元年		
巴郡太守樊君碑	建安十二年		
綏民校尉熊君碑			有碑陰
司空宗俱碑			有碑陰
馮使君墓闕銘			
琅邪相王君墓闕銘			
武陰令高君墓闕銘			
永樂少府賈君闕銘			
臨朐長仲君碑			
宮春丞張君碑			
蜀郡太守任君神道碑			
蜀郡屬國都尉任君神道碑			
益州太守楊宗墓闕銘			
巴郡太守張府君功德敘			
河間尹蘇君碑額			
茅君碑	永光五年	江寧府牛跡山	
郫縣碑	建平五年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	建武中元二年	蜀	隸釋云東漢隸書此爲之首
漢豫州刺史路君闕	永平八年		

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	永元八年	嘉州	●
馮煥碑并陰	永寧二年		
逍遙小石爾題字	漢安元年	簡州	
縣三老楊信碑	大漢元年	蜀	
益州太守無名碑	永壽二年		
韓敕修孔廟碑兩側人名	永壽二年		共三十五人
江源長進德碣		蜀	
孝子嚴舉碑陰	延熹七年		
司徒孔峽碣			
劉讓閣道題字	建寧元年		
孔君碑			疑爲孔宏碑
東海廟碑陰	熹平元年		東海相滿君立
司隸校尉楊淮碑	熹平二年		同郡卞玉字子鞬立
朱巫祭酒張普題字	熹平二年		
司隸校尉魯峻碑陰	熹平年閒	濟寧	
武都太守耿勳碑	熹平元年		
鄭子眞宅舍殘碑			
豫州從事尹宙碑		鄢陵縣	鄐季度銘
金廣延母紀產碑	光和元年		
舜子巷義井碑陰	光和中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光和四年		潘君諱乾字元卓
司隸從事之碑	光和四年		文字殘缺亡其姓氏
孫叔題字	光和六年		在高眹石室梁上，磨滅殆盡

名稱	年代	所在	備考
蕩陰令張君碑並陰	中平二年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人
外黃令高君碑			
曹全碑	中平二年		
黃龍甘露碑	建安二十六年	眉州彭山縣	大小各一
司徒掾梁休碑			
啓母石闕題名	安帝是代	嵩山崇福宮	
少室神道石闕銘			
郎中王君碑			
李翊夫人碑			
北屯司馬沈君二神道碑			八分書，各刻朱雀形相向
麒麟鳳凰碑	永建元年		凡二石高二尺餘
中部碑			題名五十餘人
平原東郡門生蘇衡等題名	建初後立		凡卅餘人。或題孔府君碑陰
是邦雄傑碑			是邦雄傑乃碑中之字
學師宋恩等題名		成都府	凡二石
仲秋下旬碑			以其人卒之月日以名碑
故吏應酬等題名			疑爲蜀郡太守之碑陰
處士題發碑			太尉許馘之室
司農劉夫人碑	光和間立		疑爲蜀郡太守之碑陰
繁長張禪等題名			字清逸可愛
杜宣等題名		成都府	凡二，一書名字，一書官謚
太尉劉寬神道			
平陽府君神道殘字			石缺不全，隸書佳絶

殘碑十三字			
蒙陰故縣庄碑		山東	九行二十一字
王稚子闕銘			
冀州刺史王純碑	中平四年		
竹邑侯相張壽碑			
冀州從事張表碑	建寧元年		
衛尉衡方碑			
郎中馬君碑			
愼令劉君碑			
博陵太守孔彪碑		山東	
成陽靈臺碑陰			
梁相費汎碑			
仙人唐君碑			唐君字公房成固人
相府小史夏堪碑			
四皓碑			惠帝爲四皓作
鄭三益闕銘	[illegible]元二年		
范功平磨崖碑	熹平五年		
開通褒斜道碑	永平九年		
戚伯著碑	建武年間		
桂陽太守許荊碑			
青衣尉趙孟麟羊竇道碑	永元八年	眉州	
大匠翟[illegible]碑			
孝女叔先雄碑			

郙閣太守張子陽碑	永建四年		
司馬遷碑	永嘉四年	夏陽	
淳河神境碑	建和三年		漢陽太守殷濟立
孔子廟碑	建和五年		是碑已震裂餘半
班孟堅碑	建和十年		陳相乔國孔疇立
郎閣部尉丁魴碑	元嘉元年	巴州	孫堅爲泰太山成人
彭山河碑	元嘉三年		
孔廟置守百石孔龢碑	永興元年	兗州	杜仲持立
李母冢碑	永壽元年		
華山祠堂碑	建安中		長沙王阜所立
廣野君廟碑	延熹六年		張親遺書
封龍山碑	延熹七年	獲鹿縣	
郎中馬江碑	延熹七年		
武斑墓地	元嘉三年	萬州	凡二
吳仲浚碑	建寧四年		
北軍中候郭仲奇碑	建寧五年	益州	
沇州刺史楊叔恭碑	建寧四年		隸釋云漢隸之神品
成陽靈臺碑	建寧五年		從事孫光等立
桂陽太守趙越碑			
樂成令大尉椽許盟碑	建寧年		
猳瓔墓碑			
樓寶碑			
三老碑			清咸豐二年出土

延光殘碑			清康熙年間諸城縣出土

上表所錄之碑凡一百七十餘品，然未敢云備，蓋金石之出土日多，而一人之聰明有限，金石之書雖多，而有系統者極少，學者惟有自出手眼以考訂而已。此表之作，自信頗能予讀者以利便，但名目紛雜，難保其無錯誤，補訂之功，俟諸他日。又因編此表所參考書籍凡十餘種之多，其目如下：

（1）漢書　（2）後漢書　（3）水經注　（4）集古錄　（5）隸釋　（6）金石錄　（7）兩漢金石記　（8）金石補錄　（9）平津讀碑記　（10）漢石例　（11）通志　（12）金石萃編

古代之碑斵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四角樹之，穿其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之。（註一五八）漢碑上有一孔，在墓則引棺，在宗廟則麗牲。今曲阜夫子廟濟寧州學汶水校官諸漢碑高不逾丈，穿其中間，必爲引棺麗牲之用。今則失其制，而碑之高大至於無度，與古制異矣。抑古今進化之迹，由野而文，由簡而繁，固爲一定之理耶？古之美術，必主實用，觀此益信。乃述原流，諗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第三章　書學

柳子厚論文之言曰：「近古而尤壯麗者，莫若漢之西京。」惟書亦然。「夫漢自宣成而後，下逮明章，文皆似駢似散，體製難別。明章而後，筆無不儷，句無不短，駢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駢文隸體之成家，皆同時會，可以覘世變矣。」（註一五九）吾謂書之體製，至漢而極，其氣體之高，亦復皋牢百代。史游作章草，蔡邕作飛白，劉德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眞楷，後世莫能外也。

一　章草

章草之名託始於急就章。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都三十二章，舉凡姓氏，品數，官府，市里之名，莫不備具。法用藁書，以赴速急就，便於繕寫，爲草書之權輿，即世稱章草是。「所謂草章者，正因游作是書，以所變草法書之，後人以其出於急就章，遂名章草耳，今本每節之首，俱有章第幾字，知

急就章乃其本名，或稱急就篇或但稱急就，乃偶然異文也。」（註一六〇）史游之急就章乃推廣倉頡爰歷博學凡將等篇而成。其體方於分限，參以古籀篆文，爲古小學家所必講。其爲用，使轉流速，較篆隸爲省便，實爲最簡易之字體焉。當漢之時，爲人師者，嘗合倉頡爰歷博學蔡邕各篇以爲課，每章以六十字爲斷。其考試制度，童子十七歲以上，試字九千，乃得爲吏。雖無試草之明文規定，牋啓章奏，咸奉爲通行之字體焉。故此種書，實風行一時者也。所謂「史游製草，始務急就，婉若迴鸞，攫如搏獸，遲迴縑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牘尤奇，幷功惜日，學者爲宜。」（註一六一）吾人於此可明其源。

章草興漢，於元成之間列於秘府，其時朝野諸人，莫不貴仰而爭習之：東漢杜操善章草，章帝雅愛其蹟，詔使上書言事，人多法之，時稱章草之聖，而徐幹，崔瑗，崔寔，張芝，張超，蔡邕相繼作，而章草乃駸駸稱盛云。

二　飛白書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乃八分之輕者，變楷制而成，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

微不滿，名爲飛白。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註一六二）張懷瓘飛白贊云：「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龍激，電繞雪雰，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可謂立言得體，形容盡致矣。後世祖述之者代不乏人，如韋誕張弘等，則其尤者也。

三　行書

自隸法掃地，而眞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於是兼眞則謂之眞行，兼草則謂之行書。爰自漢末，有潁川劉德昇者實爲此體，卽正書之少僞，務貴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德昇以下復有鍾繇胡昭者，同出其門，皆足名家。張懷瓘行書贊曰：「非草非眞，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卽謂此也。

上述三種書體，皆爲漢人特刱，對於我國文字學之貢獻，實非鮮淺。文字一物，本爲表現思想之符號，苟能達意，愈簡愈佳。我國文字，以形爲主，字之結構複雜，則人將記憶爲難，而書寫又復需時，故欲文化之進步，殊有改良文字之策劃也。上述三君，對於中國文字既有相當之貢獻，吾人所當額手敬謝也。又漢代書家甚盛，其他書體，各有專家，容述於左。

四　書家

漢代字跡，稽之記載，索之金石，其數量之多，實足令人咋舌。則漢代書家之盛可想而知。但一事猶有憾者，則漢碑書人姓名多不著，年湮代遠，更無可考，故欲考漢代書家之名字，惟有於典籍中求之，亦限於縉紳先生，且漢朝極重書，有超人之技者往往可擢高官。故此項人才亦集中於士大夫階級也。茲擇其要，略著於篇。

蕭何——蕭何沛人也。立國有功，封鄼侯，爲相國，諡文終侯。善篆籀，羊欣稱，何爲前殿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便用禿筆，常自爲之。其用退筆書尤工云。

司馬相如——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又帝讀子虛賦而善之，召問，請爲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賦奏，天子以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因上疏諫，拜爲文園令。（註一六三）所著有凡將篇，傳誦一時，爲小學之巨著。（註一六四）漢文帝嘗令其採晨禽屈伸之體，升伏之勢，象四時爲書，號爲氣候時書。（註一六五）

張安世——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尙書，宣帝卽位，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更爲衞將軍，謚敬侯。（註一六六）

張彭祖——張彭祖爲張安世之子，與上同席硯，封爲陽都侯（註一六七）。九品書人論其行草品上之下。

嚴延年——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爲河南太守。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尤巧爲獄文，善史書，奏成手中，奄忽如神。（註一六八）其書雅近趙高，時稱其妙，後以罪棄市。（註一六九）

史游——漢元帝時黃門令，作急就章，存字之梗概，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註一七〇）

李長——李長成帝時將作大匠，作元尙篇，倉頡中正字也。（註一七一）

張敞——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也，守京兆，復拜冀州刺史，太原太守。（註一七二）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註一七三）三王以來，古文之學蓋絕，子高精勤而習之，好古博雅，有緝熙之善焉。（註一七四）

杜鄴——杜鄴字子夏，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工古文。（註一七五）

劉向——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成帝即位，更名向，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註一七六）劉向博極羣書，尤工書畫。（註一七七）其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註一七八）

孔光——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也，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前後十七年，贈博山侯，諡簡烈侯。（註一七九）孔光經行著修，書法古雅，有足稱者。（註一八〇）

楊雄——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游京師，奏賦，除爲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莽世轉大夫，作奇字，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註一八一）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

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註一八二)

爰禮——爰禮沛人，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爲小學元士，善書。(註一八三)

陳遵——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王莽素奇遵材，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復爲九江及河內尉。(註一八四)遵善篆隸，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按十八體書芝英篆陳遵所作，在漢中葉武帝臨朝，爰有靈芝三本，植於殿前，既歌芝房之曲，又述芝英之書，陳氏即芝英之祖云(註一八五)。

杜林——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少好學深沉，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時稱通儒。建武六年徵拜御史。前於西州得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代朱浮爲大司空，稱爲任職相。(註一八六)按書斷云：「林工古文，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一卷，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爲不能濟於亂世，嘗抱經嘆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日，」」初衛宏

方遣林，未見則暗然而服，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宏曰：「常以此道將絕，何意東海衛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也哉！光武建武中卒。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陶亦工古文。是謂「就有道而正焉。」

衛宏——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作毛詩傳，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註一八七）有詔定古文字一卷行世。（註一八八）

曹喜——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章帝建初中爲祕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衛恆云：「喜善篆，小異於李斯。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喜懸針垂露之法，後世行之。仲則小篆隸書入妙。」（註一八九）

杜度——杜度，御史大夫延年曾孫，本名操，爲魏武帝諱，改爲度。章帝時爲齊相，善草書，章帝愛之，詔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時稱草聖。（註一九〇）

班固——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顯宗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後遷玄武司馬。（註一九一）班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倉頡篇，尚作爰

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私合之，謂倉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倉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及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詁之末字以爲篇末，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九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竇憲賓客，繫於洛陽，大小篆入能。（註一九二）

徐幹——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藝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註一九三）

賈魴——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倉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玆而廣。（註一九四）

王溥——瑯邪王溥卽王吉之後，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善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大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後，以一億輸官，得中壘校尉。（註一九五）

崔瑗——崔瑗字子玉，崔駰子也。早孤好學，能傳父業，諸儒宗之，舉茂才，遷濟北相，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又謂冰寒於水。王隱謂之草賢。又妙小篆。今有張平子碑。著草書勢七言，凡五十篇，今唐書藝文志猶載崔瑗撰飛龍篇，合篆草勢三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年六十六。（註一九六）

崔寔——崔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崔駰之子也。桓帝初舉至孝獨行，後爲五原太守，召拜尙書。善章草，雅有父風，張茂先甚稱之。（註一九七）

許愼——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學，時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皆傳於世，安帝末年卒。（註一九八）

尹珍——尹珍牂牁人。桓帝時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愼授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尹珍善書，人鮮知之。（註一九九）

張芝——張芝字伯英，奐之長子，最知名，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

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下筆則學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爲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其行書則二王之祖也；又善隸書，以獻帝初平中卒。伯英草行入神，隸書入妙。時趙襲羅暉亦以書稱，頗自矜持。芝書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人以爲至論。世謂芝書如復武帝愛道，憑虛欲仙，或以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其知言哉！伯英之書，倘有存者。（註二〇〇）

張昶——張昶爲伯英之季弟，字文舒，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家風不墜，奕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又極工八分。華嶽廟前一碑，建安十年刊也，祠堂碑，昶造並書，以建安十一年卒，文舒章草入妙，隸書入能，並有重名，傳於海內。（註二〇一）

朱賜——朱賜杜陵人，官太僕，時稱工書。（註二〇二）

羅暉——羅暉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監。桓帝永壽年卒。善草，著聞三輔。（註二〇三）

趙襲——趙襲字元嗣，京兆長安人，爲燉煌太守，與羅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與張芝素相親善，靈帝時卒。（註二〇四）

姜詡—梁宣—田彥和—姜詡（姜孟穎）梁宣（梁孔達）田彥和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註二〇五）

蘇班—蘇班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張伯英所稱歎。（註二〇六）

蔡邕—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書，又善音樂，明天文數術災變，卒見問無不對，工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工，眞異能之士也。羊欣云：「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角垂芒，篆寫李斯並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歡喜，若就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達妙其旨。」此雖未足信，然書其實若有神助焉。建寧中拜郎中，熹平四年奏求正定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初平元拜中郎將，封高陽鄉侯。董卓用天下名士，而邕一日七遷，光照榮顯，顯寵彰著，王允誅卓，收伯喈付廷尉，以獻帝初平三年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嘗著篆勢云。（註二〇七）

趙隇—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隸釋稱：「史稱蔡邕自

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等正定諸經，別有趙臧，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按東觀餘論：「右經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又有一版公羊，其末云：「臣趙臧，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亦可為七人共事之證。

劉陶——劉陶字子奇，一名偉，穎川穎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明尚書訓詁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靈帝時為諫議大夫。（註二〇八）

劉德昇——劉德昇字君嗣，穎川人。桓帝之時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豐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嘗夜觀天象，忽然有悟，因造瓔珞篆云。（註二〇九）

張超——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駕司馬，善於草書，擅名一時，字勢甚峻，吳人以皇象方之，范曄云：「超草書妙絕。」可謂知言。（註二一〇）

師宜官——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者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

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爲袁術將。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註二一一）

梁鵠——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而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曹操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操募求鵠，鵠懼，自傳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曹操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於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註二一二）

毛弘——毛弘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獻帝時爲郎中，教於祕書，古文隸書章草，並皆佳妙。（註二一三）

左伯——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左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然子邑之八分亦猶斥山之文

皮，即東北之美者也。(註二一四)

荀爽——荀爽字慈明，一名諝，郎荀淑之子也。延熹一九年舉拜郎中，獻帝時進拜司空，生平以書翰見稱。(註二一五)

朱登——朱登字仲條，善隸，建寧中胥書衛君碑。(註二一六)

徐安于——東陽公徐安于搜諸史籀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也。(註二一七)

唐終——唐終魯人，當漢魏之際，夢蛇繞身，寤而作蛇書。(註二一八)

郭伯道——按書品：『郭伯道品中之上，論曰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

王綺——按九品書人：『王綺正隸草品上之上。』

王瞻——王瞻善書。金張天錫集古名家草書一帖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漢諸家中有王瞻，可以見矣。(註二一九)

羅盼——羅盼善行書。(註二二〇)

劉懆——劉懆隸書巴郡太守繁敏碑。(註二二一)

李巡——李巡汝陽人。善書。巡以諸博士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共刻五經文於石。（註二二二）

劉表——劉表字景升，爲書家祖，鍾繇胡昭皆受學。其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註二二三）

曹操——魏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尤工章草，雄逸絕倫，年六十六薨。操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尙有本。所傳大饗碑乃武帝篆。張華云：「漢安平崔瑗子寔。弘農張芝弟昶並善書，而魏武亞焉。」（註二二四）

諸葛亮——諸葛亮字孔明，琅玡陽都人，先主（劉備）策爲丞相，建興元年封武鄉侯，謚忠武侯。蜀主採金中山鐵鑄八劍，並是亮書。又作三鼎，皆孔明篆，隸八分書極工妙。宣和書譜：「諸葛亮善書，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得其遺蹟也珍翫之。有創物之智，出於意匠，爲木牛流馬皆足以驚世絕俗，而八陣圖皆得其要，以是心畫之妙可以不學能盡，緒餘以及於此耳。今御府所藏草書一遠涉帖。（註二二五）

諸葛瞻——亮子瞻，字思遠。工書畫，強識，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者，皆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平尚書事。（註二二六）

張飛——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謚曰桓。飛雖桓桓武夫，然亦擅書，涪陵有張飛刁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人間刁斗見銀鈎。」即指此也。（註二二七）

許靖——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先主即尊號，策靖作司徒，靖年逾七十，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其書亦有名，以行草爲美。（註二二八）

劉敏——劉敏零陵人，優之孫，優父綽，本彭城人，爲零陵太守，因徙家焉。敏善草書，帝禪時，除侍御史，爲揚威將軍，以功封雲亭侯，拜成都大尹。（註二二九）

皇甫規妻——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隸書，時爲規答書記，衆怪其工。後夫人寡，董卓聘以爲妻，夫人不屈，卓殺之。（註二三〇）

蔡琰——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辨，又妙於音律，興平中亂，沒於南匈奴，曹操贖之。

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多典墳，猶能憶識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今所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常自書胡笳引十八章，極可觀。（註二三一）

以上所述，皆爲漢代書家之最著名者。其實漢代書家，固不僅此數，惟此數人，卒以其縉紳先生故而名，紀傳所傳，特別着眼於立功立德立言之大事業，書固視爲小技，有時波論及之。民間書家，豈無一二特出之人，即如卑官小職如黃門給事之流，亦儘有良材可用，但以其無大功德勳位以輔之，其姓名卒不著於記載，卒無從考見。況當時之史家，其目光常局於一君一主之間，能作皇帝之起居注至數萬言，如漢武故事，西京雜記之類，而不願費數幅紙張於農工商三民之風俗習慣，此司馬遷所以爲千古一人也！

五　書論

我國古人對於美術作品，往視爲不可言詮之一物，偶下批評，必涉抽象，例如晉王珉行書狀所

謂：「巍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賓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善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珪如璧，宛若蟠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飛筆放體，雨疾風馳，綺靡婉娩，縱橫流離。」（註二三二）似此之類，非止一端。一由於我國文人，最喜咬文嚼字，雖一二筆可以了然者，亦往往引飾至數十言，風雲月露，鳥獸蟲魚，滿於篇幅；二由於我國美術，例重精神，淺言之則不足以示人，略言之又過於籠統，故作艱深，以文淺陋，既不能觸處洞然，自不能拋磚落地，（此二語乃陳石遺先生所說，非我臆造。）講者自謂心傳，聽者甚難入竅。「鴛鴦綉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振古如斯，可爲永嘆。又凡精於此道者，往往不肯輕言，善易者不占，善詩者不說，示人以不可測，自謂大方，然不知亦屬小器。（註二三三）身懷絕技，祕不傳人，身死而技亦隨沒，此我國科學所以有每況愈下之勢也。漢之書家雖甚多，而書學上之評論則甚罕聞，左右求之，亦僅數家而已，茲略述之以存梗概：

蕭何論筆勢曰：「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諭如下營，穩思審之，方可下筆，且筆者心也，墨者手也，書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

矣。」(註二三四)

揚雄論書曰：「夫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註二三五)

蔡邕筆論曰：「書者散也，欲見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爲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註二三六)

蔡琰述筆勢曰：「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註二三七)

此未足信，蓋蔡琰欲取信於人，故神其說。鬼神設教，古人之慣技也。

趙壹非草書云：「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

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眞，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欣欣有自臧之意，無乃近於矜技，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旨，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崔杜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攡扶拄挃，詰屈叐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應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必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痛，捧胸而顰，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越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常黑，雖處衆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

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之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暇見者，方銳精於蟣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推曆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說，儕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弘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身顯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鑑後生，不以淵乎！」(註二三八)

趙壹所云，實偏見之言，而非篤論也。蓋其見漢末草書盛行，士大夫專用為務，忘寢與食，置大事於不顧，爭奇競巧，廢時失業，故立論偏宕，未足服人。其言：「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誠如其說，書本末技，即精良如韋仲將，至書凌雲之臺，亦生晚悔。則下此鍾王褚薛何工之足云。然北齊張景仁以善書至司空公，則以書干祿，蓋有自來。唐立書學博士，以身言書判選士，故善書者衆，魯公乃為著干祿字書，雖講六書，意亦相近。於是鄉邑較能，朝廷科吏，博士講試，皆以書，蓋不可非矣。(註二三九)

以上所述，都爲書學上之指導法，雖其中或有僞造之嫌，然於字學之原理，固甚合也。夫以字學而論，除蒙恬筆經一書而言，則必以上端所述爲椎輪大輅矣。述書學竟。

第四章　繪術

今論漢畫，有一事須抉出而辨正者，則此編所述皆爲漢代之畫，而非中國畫之代名詞也。考諸畫史，三代以前，是爲實用畫時代，三代秦漢之間，是爲禮教畫時代，晉宋五胡之際，神道大熾，則爲宗教畫時代，殆後實用畫與宗教畫時代錯綜，是爲我國畫史之前期；唐宋郅治，文化斐然，於是畫派分裂，爲南北二宗，發揚光大，直至於今，循是以推，方興未艾者，即國人所謂中國畫也。我國漢代，大張撻伐，兵力所至，威懾蠻方，西方人士迄今猶稱中國人爲漢人者，實原於此，推其崇拜之心，則對於我國事物，往往冠以漢名，即猶我國之畫，亦貿貿然稱爲漢畫也。不知漢畫在我國畫史中特爲初期產品，以後源遠流長，全未計及，不察孰甚焉。但漢畫在我國畫學實佔有重要之地位，蓋有漢一代，已奠定中國畫之形式，我國之畫學，雖推唐宋以後之畫學爲最美，然篳路藍縷，亦不可忘先覺之功。明寧陵呂氏嘗曰：『史之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覩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

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饜足之。」我之述漢畫史不厭求詳者，亦若是。

時代爲藝術上之重要因子，凡百藝術之盛衰，悉因時代以升降，故我國藝術，每歷一時代，皆自留殊蹟，後人之有批評目光者，每覩一作品，往往可定其時代，以其聲色香味，自不可掩。自秦滅學，而美術一門，頓歸蹉跌，畫學一門則亦無甚可述，雖由享祚不永，亦由思想界之束縛，國內無偉大之藝術家產生也。藝術界之式微，實可擬於歐洲之黑暗時代。盛極必衰，剝極必復，自然之理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情勢之語也。迨及漢世，文綱大開，凡百藝術，如寒蟲啓蟄，風起雲湧，初無待於積極獎勵，非祇辭賦獨擅勝場也。故漢初雖無明令表揚美術之舉，而政治已上軌道，人民復得安居，雖高帝半生戎馬，全不知美術爲何物，但亦未加干涉，而漢代畫學遂能成其廣大矣。

美術與社會之經濟基礎，絕有關係，同時對於社會上層建築之法律，政治，哲學及宗教……等皆互有聯絡而非孤立者，如恩格斯云：(Engles)

『政治，法律，哲學，文學，藝術等之發展，是以經濟之發展爲其基礎，凡此種種，皆似分立而實聯絡，在經濟基礎上顯其作用焉。』

漢代美術之盛，亦可以經濟爲背景。漢自武宣以來，海內安謐，民生充裕。誠有如漢書食貨志所謂：「民人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者。於是休養生息之餘，人民復留意於身體及精神上之愉樂，以求滿足其慾望，而圖畫一道，遂爲其優良之消遣，貴族中人及富賈豪紳既好以圖畫點綴宮室，故不惜重金以求之，中國美術家又能利用機會以研究之，而畫學之發達，有一日千里之勢矣。在上者又多效古制以點綴政教。文帝三年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略見文苑菁華）乃其一例，是皆君主示臣以事上之道，亦當時所謂賢君之應有手段也。至武帝時用董仲舒議，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設太學，置博士，欲以儒教爲政教之標準，而對於畫家，又極端推重，嘗置祕閣，蒐集天下之法書名畫，其便嬖使令之臣，隸屬於黃門者，亦有畫士以備詔，武帝又好大喜功，盛修武備，經營四方，征匈奴，通西域，遠方如波斯印度之文化，亦漸傳於中土，當時之美術作品不免受其影響，作法雖無甚變更，而取材則頗有別致。如天馬蒲桃鏡之鏤紋，即取材大宛所獻之天馬蒲桃也。其後諸帝於聽政之餘，復留意於畫品，一時畫家朋興，或爲皇室供奉，點綴承平，或託身於工匠，粉飾金石，

漢代設有考工室，歲費鉅萬，其中工匠之多，概可想見。故一時輿服典籍，以及尋常日用之物多有圖繪，可謂極一時之盛矣。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王充論衡至謂宣帝之時，圖畫烈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云。漢書贊亦云：「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能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自是以後，凡有歌功頌德及其他一切關於紀念之事，一資於畫，其用實侔於文字，始於貴族，次及平民，爭相採用，以爲時尙，斯則尤有關於政教之大者也。王族中之不法者，間有藉畫肆其淫佚之行而卒伏罪者。如「廣川王海陽十五年坐畫室，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註二四〇）此種繪畫，未之前見，實卽後世春畫之先聲也。元帝好色，宮人既多，嘗令畫工圖之，欲有幸者，輒按圖召之。故其宮庭中，置尙方畫工，從事圖畫，是蓋因武帝黃門附設畫工之制，而更專其官，此舉實爲後世設立畫院之濫觴。當時以畫名家者頗不乏人，如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其最著者也。沿及哀平，政治混亂，文武二事，俱不足述，新莽篡立，人情未安，禍亂日亟，生民塗炭，美術黜焉。

光武中興，是爲東漢，以嘗之長安受尙書，略通大義。（註二四一）故其於文藝，頗知注重，又見亂世

之後，人盡貪婪，士無廉恥，故尤崇獎節義。以勵士風。宮中常列古代聖帝賢后等像，以資觀感。其子明帝嘗與馬后觀覽宮中畫室，帝指娥皇女英圖而戲謂后曰：「恨不得如此之妃！」進而見陶唐象。后指堯謂帝曰：「羣臣百姓恨不得君如此，」帝顧而笑。舉此一例，可見其餘。明帝之立，崇尚儒術，其於畫學，亦隱寓儒教之旨。創鴻都學以收納奇伎之士，別開畫室，詔班固賈逵等博洽之士，選諸經史故事，命尚方畫工畫之。其提倡繪畫，可謂盡力，而施後世，播爲美談。亦卽禮教畫極盛之時代也。有一事最足述者，則佛教畫之傳入是也。按佛教之輸入，究在何時，其說不一，竟有遠溯於周秦時代者，如袁枚之徒，然所根據典籍，不盡可信，故其說亦無甚效力。要之佛教之入中國也在東漢初時，其傳入之方向，或謂東南從海，或謂西北從陸，亦難明辨。當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經。時大月氏已盛於中亞，崇奉佛教，秦氏從受經，不得謂無因。後漢明帝嘗夢金人以爲佛，遣蔡愔等求佛經於天竺。偕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乃爲釋迦之像，明帝命畫工圖佛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註二四二）又或謂愔等自大月氏齎歸白氎畫佛，雕像，經典，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立佛寺，卽所謂白馬寺者，於其中壁，作千乘萬騎羣衆遶塔圖；而天竺僧隨中國使者同來之攝摩騰

竺法蘭，亦曾畫首楞嚴二十五觀之圖於保福院。是佛教傳入西北從陸之說，有足據者。顧漢明帝求法時，西域交通正中絕，使節往返，爲事實上所不可能，梁任公於佛教之初輸入一文謂爲根本不能成立；圖像當屬附會。揚自成都佛寺古殿畫壁之授經圖，人物十有一，即繪攝摩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相傳爲漢魏間筆，而蘇魏公謂觀其衣冠服用，一若後魏周隋制度，疑彼時畫創意所造。於時有謂佛教傳入，不自西北，而從東南。自漢武帝刻意擴充海外交通事業，已與印度相通。漢書地理志即載自日南航海所通諸國，雖其地不可悉考，而其中之黃支國，或云即印度之建志補羅(Kanchipura)(名見大唐西域記)：後漢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奉送縑帛贖愆，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註二四三)可知佛教在永平間已布行於楚。又丹陽人笮融在徐州廣陵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註二四四)融與曹操同時，當爲吳人，其信奉佛教如此，則佛教傳入東南從海之說，有足據者。二說各執一詞，顧以畫史證之，則後說似較前者可信。蓋漢代能畫之士，見諸載記者，不下十餘人，皆京洛間產，未有以畫佛名者，

是佛畫初入，尚不爲我國畫士所習，卽習焉而不甚貴之也。故漢代佛教畫可謂絕無，卽有之亦必與黃老之道教畫混合佛之眞身，吾人惟有形於夢幻而已。明章而後，王室提倡不遺餘力，而天才之畫家亦數數見焉。(註二四五)

一　畫蹟

漢代畫學之發達，已知上述，原畫所以終漢世而稱盛者，則由於君主之提倡，而美術家又乘機自進。武宣之世，有麒麟、金馬、石渠之署以藏圖書。明帝又建鴻都學，收天下奇技之人物，當時美術之盛，可以想見。又後漢靈帝時蔡邕嘗上疏議政，中有云：『書畫辭賦，才之少者（中略）非以敎化取士之本……』又云『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註二四六) 觀此則知漢帝之視書畫與辭賦並重，且又以爲選擇人才之標準，其提倡可謂盡力，不問其作用之正當與否，都有一論之價值。歐陽修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者之強。』強者多得，信斯言也，則以帝皇之尊，留意於翰墨之事，其收羅之富，必有令吾人咋舌者。欲考漢畫，須先將各種載記之有關者，表而出

之，令讀者先有一根深蒂固的觀念，然後作深入的探討，庶無紊亂之患。

(一)漢代之畫，包括甚廣，除異於書者皆可名之圖畫，若僅以後人審美觀念繩之，則又爽然自失矣。茲按其用途及目的而分別述之。

(甲)有關於禮制者：

蔡氏漢官典職：『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壁，紫青界之，畫古烈士。』

後漢書郊祀志：『文成言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之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

後漢書輿服志：『龍旂九斿七仞齊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熊旗六斿齊肩，龜旐四斿四仞齊首，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鄭玄云「交龍爲旂，諸侯所建，鳥隼爲旟，州里所建，熊虎爲旗，師都所建；龜蛇爲旐，縣鄙所建。」觀禮曰：「侯氏龍旂弧韣，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縿之幅，有衣謂之韣，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

『天子五路，建太常十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乘輿，安車，立車，櫜文畫輈，

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畫日月升龍。太皇太后、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樠文畫輈。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皇太子、皇子，皆安車，黑樠文畫轓文輈。』（徐廣曰：「旂旗九斿畫降龍。」）

『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古今注曰：「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麋居左右。」）

『大行載車，其飾如金根車，前後雲氣，畫帷裳樠文，畫曲轓。諸侯王法駕，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所假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樠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軨。』（薛綜曰：「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畫左倉龍，右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

『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樠文畫輈轓，吉陽筩，朱班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熊，黑轓，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輪，五斿

降龍。」

漢書景十三王傳：「廣川惠王越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

（乙）有關於教化者：

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歷代名畫記：「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尚方畫工圖畫。」

玉海：「成都學，有周公禮殿，云漢獻帝時立，前漢文翁石室在焉，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王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於壁間。」

（丙）其關於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者：

漢書天文志：「凡天文之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宿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圖官宮物類之象。」

漢書楚元王傳：「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漢書藝文志：『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

漢書郊祀志：『上（文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

（丁）有以為裝飾者：

漢書成帝紀：『漢元帝在太子宮，成帝生甲觀畫堂。』（顏師古注「畫堂謂畫飾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

（戊）有用以嚇敵者：

後漢書南蠻傳：『時郡守都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燿之，夷人益畏

憚焉。」

(己)有用以紀功頌德者：

漢書蘇武傳：「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永平中，顯宗追思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二十八將傳論）

漢書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

漢書金日磾傳：「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

後漢書胡廣傳：「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頌。」

後漢書方術傳：「晨（鄭晨）於都宮爲楊（許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

祀之。」

後漢書南蠻傳：「安帝時，蜀郡夷叛，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破擊之。竦厚加慰納，餘種皆降。論功未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

(庚)有用以表行者：

後漢書蔡邕傳：「邕死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兗州陳留聞之，皆畫像而頌之。」

後漢書文苑傳：「高彪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都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後漢書陽球傳：「樂松江覽爲鴻都文學，詔敕中尙書爲松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

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寔之子也。遭父憂，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尙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父泥和墮湍水死，後六日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之，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後漢書延篤傳：「延篤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

後漢書獨行傳：「公孫述欲以李業爲博士，持毒酒刼令起。業飲毒死。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後漢書列女傳：「皇甫規妻爲董卓所酷，不屈駡卓，死卓車下，後人圖畫，號爲禮宗。」（以上六條皆摘引原文）

是以圖像一事，在後漢尤爲盛行，凡有功德文學及節義之足表揚者往往爲之圖像，或系以贊詞，此亦移風易俗之一利器也。

（辛）有用祛邪者：

漢舊儀：「山海經稱東海之中度朔山，山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東北門百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鬱壘，主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以食虎，黃帝乃立二桃人於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葦茭索以禦鬼。」

古代祛邪多用面目猙獰可怖之怪物，使邪鬼乃有可懼，如周代的「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

玄衣朱裳，執戈揚楯。」是矣。所以漢人於桃人之外，又畫上神荼鬱壘以壯聲威焉。應劭風俗通亦有同樣之紀載云。

拾遺記：「堯時有祇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精，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羽毛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自然退伏。今人每歲人日圖畫爲鷄於牖上，蓋重精之遺像也。」

此其用意實與桃人相類，古有此風，漢人斟酌採用，由刻木鑄金而變爲圖畫矣。

(壬)有用以奉祀者：

漢書郊祀志：「武帝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

(此條節引)

後漢書西域傳：「漢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

焉。」（此條節引）

魏志倉慈傳注：「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

（癸）有用以借鑑者：

漢書霍光傳：「上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

後漢書皇后紀：「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圖畫置左右以自監戒。」

後漢書郡國志注：「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讚自建武迄於陽嘉，註其淸濁進退。」

後漢書外戚傳：「班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

綜上以觀，則知漢畫之禮教化，與周代初無二致，而當時之民情風俗亦無不反影而出。漢代儒家之盛，益躍躍然現於紙上矣。第有一事須注意者，則上述之畫蹟多附屬於建築物之上，或且爲輿服之飾，或不與金石同其壽命，其湮滅於今日，亦意中事耳。漢代本有紙畫絹畫，其量數亦諒視上述諸款爲多，然卒令吾人引爲憾事者，則不得不歸咎於一二窮兵黷武之元凶巨憝也。

「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

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元帝蒐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周師入郢，咸自焚之，」（註二四七）

又加以五胡之摧毀，如劉曜之於晉，侯景之於梁，此尤斑斑可考之事。至於私家庋藏之聚散，更有所不忍言。（註二四八）則漢畫之銷沉，其咎實出於戰禍，至再至三，而先賢嘔心鏤腎之成績，破壞無餘。此則不能不大倡弭兵之說也！（註二四九）故至唐武后時，六朝之畫已多出於模寫。

『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畫，因使工人各推所長，銳意模寫，仍舊裝背，一毫不差。』（註二五〇）

今倫敦博物館所藏顧愷之女史箴圖，推爲現存中國畫之最古者，然論者多以爲唐代模寫之作。則欲求漢代之畫筆，惟有上天入地耳。

我國二十年來考古學極形發達，往往有新發現爲前人所未曾夢見者，如漢居延筆（註二五一）及漢筆畫三種，斯誠驚人之發現矣。關於漢居延筆，近人馬衡君嘗有文述之，而三種漢畫，近人賀昌羣君亦有文爲之介紹。（註二五二）特節錄之，以供同好。

第一種爲洛陽出土之墓磚，上繪男女人物及動物之像。磚爲一九二五年發現於洛陽漢墓中，入於巴黎中國骨董商盧木齋之手，盧氏復經伯希和之婉勸，讓與 Denman W. Ross，後存該博物館。(註二五四)磚共五件，其中兩件爲長方形，均廣 2.4cm. 高 19.60cm，爲作墓門之用，其餘三件，則在墓門之上，作門拱用者，均爲三角形(大小爲 75×55 cm) 一如墓中磚片厚而多孔。磚之兩面皆有畫，其貼於白堊之一面，筆痕已模糊，正面則淸晰可辨。

三角形磚之畫爲描寫一虎一熊之鬥爭，二者各作相撲之狀，其人物多執短矛或鞭，大約爲驅策此猛獸者。長方形之磚兩件，上繪或立或行之人物，畫皆不甚明瞭，大抵與墓中主人翁有關係之人，前立者多爲男性，衣長衣，作談話之狀，其他或作行走，或作調笑他人之狀，此磚反面所繪，除一人似買珠寶者外，皆爲女性，有二少婦飾有頸鍊，其他或作游戲，或作舞蹈之姿。

各磚上人物都以黑線描畫，而於畫底衣着之顯明處，則施彩色，有鮮紅，淡青，薄紫諸色，大多已剝落，筆致極流利準確，絕無滯澁、添改、修潤之跡，其人物頭面似皆隨意點綴而成，但姿態情致活潑有生氣，而女子衣袖之標擧，栩栩如仙。

畫之年代無從確知，但以其合葬之物及畫風觀之，自爲東漢之物，大約或在明帝年間也。

第二種是一九二五年東京帝大文學部在今朝鮮平壤大同江郡——漢樂浪故郡——發掘後漢五官掾王盱墓所得。墓中有飲食用具如漆製杯，盤，壺及瓦甕等，有化粧及服飾品如劍，鏡，耳璫，釵，櫛等，此畫乃在一漆盤之上，盤徑一尺六寸八分，高八分。其形體漢代石刻畫多見之。此盤周邊有緣如盆形，盤內施朱漆，盤外黑漆，緣邊黑漆地兩施朱漆線作幾何菱形文。盤內近緣邊處之一小部份，分畫神仙像，更於其斜對角配以龍虎之畫像。神仙像爲黑黃朱綠各色繪成，二仙立於巖上，巖石右下有一麒麟奔馳，正面仙人端坐於樹下，其右側一大樹，樹葉蓯蘢，恰如天蓋蔭蔽仙人之上，仙人姿態酷似武氏各祠刻畫像及漢鏡花紋中者，又正面仙人髮髻之左右有□下垂，大約爲西王母之像，其側立一仙人當爲侍女所繪衣裳，巖石，樹葉等致婉曲，自與漢代石刻筆及鏡紋之趣迥異，龍虎之描寫，亦頗雅麗。盤之內底中央有未書銘文一行云：

「永平十二年蜀西工袟紵行三丸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

墓中又發現一貼玳瑁之小匣，已破損，但貼於匣身各面之玳瑁則皆殘存，匣上之漆未盡脫，尙

存原形。匣之大蓋高三寸三分平方，身高三寸一分平方，如蓋與底互相龍合，全高共約一寸五分。內部髹以朱漆，分爲三部作丁字形。匣之外面，除底部外，皆貼玳瑁，底塗黑漆。蓋爲四合形，蓋頂嵌二寸六分平方之玳瑁薄片，其上有人物畫，畫爲黑漆細線，麗緻而雄健，非石刻畫可比，此人物畫之題材，苦難解釋。中央有葉狀紋四枚，常見於漢鏡之紋樣，四葉狀紋之尖端，有著長帽褒衣人物各四，鼻甚高，論者謂爲胡人。漢代有四裔樂，不知此畫之題材是否即此。畫之上段左邊坐二人與右邊坐二婦人，爲觀胡人舞蹈之圖。下段中央，踞坐，頭傾斜，兩手上舉之男子，大概亦爲一種舞蹈姿勢。左旁之二女子，右旁之二男子，亦爲觀舞之圖。

第三種爲一九三一年在大連至旅順間營城子東之牧城驛小車站地名沙岡屯之一漢墓中發現。此外掘得多種明器，皆屬動物之像。此畫在墓中正室之左右兩壁，所繪爲人物及動物之像。室內底壁有壁畫一大幅，大抵爲墓中主人公之供養圖。圖之左上作捲雲形，雲端現羽翼仙人，對方有單翼鳥翱翔而下。其前立一衣冠之白髮人，其右下繪供奉跪拜圖，此爲該畫面之第二段。上段戴三山冠佩劍之人物，後有一小侍者。下段繪拜伏，跪拜，立拜三人。伏拜者之前，置几案，上陳食事，其器爲

銅圓形，前後有羽觴二三具，要爲供奉死者之酒食，立拜者之後，繪案件四張，當亦係供物。又圖之右方繪羽翅龍形之動物，只現半身。畫中諸人，除侍童外皆有鬚髯，與洛陽墓磚所繪人物相同。

其次爲墓穴南方過道內拱壁繪圖形無頭面兩方伸張之怪物，左右有執旗人物各一，均有髯云。

此畫全體用墨繪，惟人物之唇、耳、頸，及動物之斑點，則施朱色。畫法雖疏簡而風格與前二種同，其年代諒相距不遠也。(註二五四)

是知天壤中不少傀奇罕見之物，如漢之壁畫乃其一也。地不愛寶，來者無窮，安知其繼續有發現耶？是在吾人今後之努力而已！

(二)壁畫在中國美術品中實附於石類我國論金石書中往往與碑、造像等同列而並論，其實考其性質，自應歸入畫類，循名責實，無待辨明。壁畫本爲石器時代所有物，可稱爲繪畫之祖。茲略爲引伸，以爲例徵。嘗閱一西書，距今以久，已忘其名，猶憶其對於壁畫作一簡括之陳述，謂距今約六七十年前（西曆十九世紀中葉），西班牙有一貴族到其國北部一山穴中探討古物，乃發現許

多大小獸類如野牛，野馬，赤鹿，野豬等畫於石壁之上。畫法都用木炭作輪廓，而軀體上則塗以黃土者。此種發現，頗足驚人，一時世界考古學者雲集其地而研究之，僉定為世界最古而最優秀之壁畫；而此壁畫之形成，乃當時人記述其日常所見之物，因而有此舉動。

上述壁畫是否為世界上最古而最優秀之作品，因其年代之未決定及難於目覩之故，實不能附和，然壁畫實為初民所擅長之美術，則可無疑

蓋原始人類當欲說明某種事物於人前，自必藉語言為代表，有時言語或缺效用，而手勢亦不足於用，於是乃蹲在地上或沙上將他所要描寫之事物用一種輪廓表而出之。此種本為初民尋常之行為，壁畫尤見其用途也。至於我國壁畫之發源亦絕早，史前時代，不可得而見之。按史傳所載，則在史皇造畫，始有宮室。黃帝嘗圖神荼鬱壘於門。夏后氏以蜃灰堊壁。至周明堂四門墉畫堯舜桀紂及周公抱成王圖(註二五六)。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古賢聖神靈瑰瑋僑佹之形，屈子仰見圖畫，一一呵而問之，以寫其忿懟牢愁之志，此屈原天問之所為作也。(註二五七)此種風俗，漢世尤盛，其作品復視卷軸為多，蓋漢代極重鬼神，墓有碑而祠有室，碑刻文字，而室壁則盛張畫本，魚龍禽獸，牛

鬼蛇神乃其主要之材料；或取材於古代聖賢之行蹟，以爲陳古鑑今之用，亦未易悉數也。要之壁畫一物，重在象徵吾人細心觀察，自易明瞭，致其中有表現當時人事者，則尤屬文化上之可寶資料也。茲述如左：

（1）孝堂山石室畫像——孝堂山石室畫像在山東肥城縣西北六十里。舊釋是郭巨石室。有永建四年永康元年題字。所畫岑樓重閣，屋脊設鳳凰，或猴或雁形，貴者冠皆平樸，前仰後俯，即續漢志所謂進賢冠。次則前低後高，如紗帽無翅，賤者銳其上，車皆兩輪兩較，較或高出輪車，前式減輪車；或兩較高僅及輪車，前式及減較半，或竟無兩較，中有平蓋，圓形，出較上，一程擎之；又有曲轅，枝其四角，轅或在較外，又有較與蓋四周相屬，如今車形，即古之安車，或一人中坐，較僅及肩，一人前立執輿，一人後立侍車，皆空其後面，或駕四馬，或兩馬，或一馬，皆一轅，上曲繫於馬首；大王車駕以四馬，馬首有衡，衡上立一鳥，長尾形。續漢志：『乘輿，鸞雀立衡。』徐廣曰：『置金鳥於衡上。』是貴者所乘。又有兩輪車，四人繩挽之，古謂之輦。又有兩輪車，上闊下狹，中坐四人，蓋極高。有兩人持刀舞，及懸一物如鼓形，亦御以兩馬。疑即續漢志所謂黃門鼓車。

（2）武梁祠堂畫象——武梁祠堂畫象在嘉祥縣南武宅山，凡三石，石五層，中三層畫皆題字，帝王伏羲至夏桀十人，唯黃帝，顓頊，帝俈，帝堯，舜冕服。梁節姑姊，齊繼母，無鹽醜女，楡母，章孝母，婦人皆長服被土，曾母投杼坐機上，機制與今同，其足略小，或以為古人纏足之證，非也。車凡九見，輜蓋之制，皆與孝堂山畫象同，唯處士牛車略異。

（3）武氏前石室畫象——武氏前石室畫象在嘉祥縣武氏祠，凡十五石，三石無字，文王十子題字。可見者七人：魯秋胡，老萊子，荊軻，秦武陽已見祠堂畫象，此復畫之，有曰此君車馬君為都，時君為市掾，時為督郵，時不知武氏何人。

（4）武氏後石室畫象——武氏後石室畫象在嘉祥縣武氏祠，凡十石，題字俱漫漶，有石柱題「武家林」三字。黃小松司馬謂邊幅隱隱八分書中平等字，諦視之，尚可辨。

（5）武氏左石室畫象——武氏左石室畫象在嘉祥縣武氏祠凡十石，惟第一石有顏淑，侯贏，王陵母，范雎四段事迹，題字顏淑。毛詩巷伯傳作顏叔子。

（6）武氏石室祥瑞畫象——武氏石室祥瑞畫象在嘉祥縣武氏祠，凡二石，每段畫祥瑞草木

鴛魚之狀。題記皆與孫氏瑞應圖，宋書符瑞志同。

(7)武氏石室新出畫象——武氏石室新出畫象，凡九石，一石上下俱漫漶，中有武氏祠三大字，八分書。一石上有獸頭，口銜大環，與射陽石門畫象同，一石上層二人，騎馬前後行，下層漫漶，中層似有題字五行，不可辨。餘俱作宮室形，無題字。(註二五七)

(8)孔子見老子畫象——孔子見老子畫象舊在嘉祥縣武宅山，今移置濟寧州學宮。榜四：曰孔子車，曰孔子也，曰老子，後一榜漫滅，凡人物七，車二，馬三。孔子面右贄雁，老子面左，曳曲枝，枝中間又一雁，一人俛首在雁下，一物柱地，狀若扇。侍孔子者一人，其後雙馬駕車，一人坐車上，馬首外向，老子之後，一馬駕車，上亦一人，回首向外。太史公曰：『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蓋見老子云。』必据此。一人俛首在雁下者必敬叔，惜其榜湮矣。禮記：『下大夫相見贄以雁。』孔子為季氏史，又為司職吏，為司空，蓋從大夫之後，故其用贄也歟！(註二五九)

(9)洪福院畫象——洪福院畫象在嘉祥縣劉村，凡三石，唯一石有成王，周公，魯公三人題字。成王南面，周公，魯公在成王右，東面，冠前仰後俯，又有侍臣二人在成王左面，冠前後齊，無題字。

(10)射陽石門畫象——射陽石門畫象在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聚，後爲汪容甫取歸江都凡二石，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居中，西面，老子居左，東面，一弟子在孔子後，西面，與濟寧學宮中象不同。中層中間有如今之佛座，有一人亦身居其上，左右侍立各一人，皆可辨。

(11)朱鮪墓石室畫象——朱鮪墓石室畫象在金鄉縣西三里，皆畫男女燕饗，杯盤尊勺帷屏之屬，尚有題字云。

(12)李剛墓祠畫象——所圖車馬之上橫列七字云：「君爲荆州刺史時。」前後有騶騎步卒爲導從，其間標榜皆湮沒，在後一車失其半榜，存東郡二字，向前一車榜存郡太守三字，前後亦有騶騎步卒及榜，而字不存矣。又有一車僅存馬足，前六騎形狀結束，胡人也。上有榜存烏桓二字。其一圖列女傳三事，其一三人車一馬一，凡三榜，無鹽醜女，齊宣王，侍郎諸字，其一四人三榜，梁高行，梁使者，一榜無字。其一四人，樊姬，楚莊王，孫叔敖，梁鄭女，凡四榜，後有一榜，闕其人。像之殘闕多矣。

(13)伏尉公墓中石畫象——凡八石，一石橫四人高二尺有半，兩巨人偶。右有伏尉公三字，左有右將軍韓侯子本七字。坐後各一奴，下有兩禽，又一石，七人分坐三席，題其左曰「高陵侯，」右曰

「曲闕侯。」兩螭橫其上，三席之下舞劍者，戲鋑者，戲鼎者，使令之人凡二十。人物字畫較前鞏甚小。又二立石高五尺，上有朱爵相向，右禽之下一人，長且三尺，衣冠甚偉，左右一牛首銜大環。又一石有祭樓，人坐其下，一人前跪，後有一器，器上有物，兩旁一禽四獸。又二方石長丈餘，車四，馬三，人六云。

(14)董君闕畫象——其畫像有一冢，冢上三物植立若木葉然，香爐一，二男子拜於前，其後一婦人二稚子，又有六婦人魚貫於後，冢傍大樹一，其下繫一馬，馬後立一人，樹左一婦人，前有一龜，若鷄鶩者三。

(15)路君闕畫象——路君闕本分前後，前闕無可述者。後闕前後各一人，執杖負劍向字立，後闕之前，一人執杖負劍，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兩手各一有所執，末一人執杖負劍其前，一人側面向字立，手中亦有所執，

(16)王稚子闕畫象——王稚子闕畫象，今在成都。其石四周方數尺，上琢樓屋爲蓋，如寺觀中經幢，畫之兩角有斗，斗上鐫耐兒，又作重屋，四壁刻坐蓮之像四，左右一小兒，其像若今祠刹中所謂天王者。獅象之間僧四，乘馬者四人，引車者二，乘車者以繩曳獸者一，中獸而立者亦一，耐兒戴二

十七，神體不具者三，龍一，象一，獅子八，其六在五角，獸面四，半體者五。

(17)范君闕畫象——范君闕存府君神道四字，下人物五，飛鳥一，次橫一馬，最下三方有白文貫其中，似曾刻字，上四人皆向右行，又一石其人向左行。

(18)鄧君闕畫像——鄧君闕分三段：一則褒衣講相見禮，一奴傴而侍；一則一爲駕車人坐蓋下，有御有驂乘，一騎先馳皆左向，一則三馬駕車，人坐蓋下，有御者四人，前導各有所執，一騎殿，皆向右。蜀人相傳謂之鄧君墓。

(19)魯峻墓祠壁畫象——右畫像二石，並廣三尺，崇二尺。其一上下三橫，首行一榜云，祠南郊，從六駕出時，次有六車，帳下騎鮮明，騎凡十，六榜，六車之上一榜三字，上兩字略存左旁，似是校尉騎字，車前兩旁鮮明八騎，步於中者四人，一榜銘下二字。三十餘騎如魚鱗然，列兩行，橫車之後，後有騑馬二疋，榜曰持騑馬，又帳下一騎，小吏持幢，四騎次橫一人，榜曰處士生，又奏曹至佐主簿車各一榜，有車馬又騎，史僕射二騎，各一榜。第三橫冠劍，接武十有五人，一榜，蓋闕里之先賢也。字而不名，其上橫兩榜云『君爲九江太守時。』車前導者八人，後騎損其半。少前一榜云：『功曹史』導有車馬，車

前二騎，其榜湮沒，但刻雲氣，下橫十有六人形象標榜與前石同疑亦先賢也。又二石長過於前，其一之上，橫闊畫人物如武梁祠堂畫像，至坐客拜，侍前後者六人，又主客三人列坐，侍者四人，中橫三車，一車導，騎二，一車兩人在前，一車一人在後，屋下之人三。又五賓，主三車，榜皆湮滅。下橫十有七人，人亦一榜而不可識，其一上橫七騎，皆右馳，中橫二車，一有一導騎，一則倍之，末有五人在屋下，二稚子在屋上，下橫兩能車，皆駕以一馬，一車有導騎二，末有五人在屋下立車皆有榜，惟四導騎上下各一字可認，上曰君；下曰郎。

(20)李翕黽池五瑞畫象——上畫象龍鹿，禾各一，木二，榜曰：「黃龍，白鹿，木連理，嘉禾。」一人捧盤于喬木之下，榜曰：「甘露降，露人。」左方題字二行：「君昔在黽池，修崤函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云。」(註二六〇)

漢代石刻之畫，實可代表漢代唯一之畫蹟，卽如以上所述者不過犖犖其大者，尚有功曹吏殘畫象，雍丘令殘畫像，成王周公畫像及其他刻於碑陰額之畫像，其數尚多，但以其價值稍遜，故未著於篇。近日考古學日興，數十年後必有名蹟爲前人所未及見者。惟有一事須聲明者，則上述各品，非

刻本卽拓本也。然天地之大，豈眞蹟竟絕於人寰，吾有以知其不然也。

淸代紀文達公（昀）爲有淸漢學之前茅，足跡半天下，曾述漢代壁畫云：

「喀什噶爾山洞中石壁劃平處，有人馬像。回人相傳云是漢時畫也，頗知護惜，故歲久尙可辨。漢畫如武梁祠堂之類，僅見刻本眞跡則莫古於斯矣。後戍卒燃火禦寒，爲烟氣所熏，遂模糊都盡。惜出師時無書手橐筆摹留一紙也。」（註二六〇）

漢代壁畫之傳至今日，其價値可想，不幸復歸湮滅，斯誠我國藝術界之鉅大損失，倘無紀文達公以紀載之，吾人至今猶不知此段事迹也。紀文達公又曰：

「余嘗惜西域漢畫毀於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筆迹何以能在。從姪虞惇曰：「朱墨著石，苟風雨所不及，苔蘚所不生，則歷久能存。易州滿城接壤處有村曰「神星」，大河北來，復折而東南，有兩峯對峙河南北，相傳爲落星所結，故以名村。其峯上哆下斂，如雲朵之出地，險峻無路，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又至山腰，多有舊人題名，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跡宛然可辨。然則洞中漢畫之存於今，不爲怪矣。惜其姓名，虞惇未暇一一記也。易州滿城皆近地，當訪其土人問之。」

（註二六一）

（三）我國考古家所謂金者，則爲銅品，前已言之。漢代工官主銅器，而工官兵器即弩機之屬亦銅製，其他日用器具無論矣。銅之產量以漢代爲最盛。『貢禹言鑄錢採銅，一歲十萬人不耕。』（註二六二）於此可見漢代產銅最盛之地方，當推丹陽與蜀廣漢。古鏡圖錄載漢鏡銘文云：

『漢有名銅出丹陽，雜以銀錫淸且明。』——卷中第二頁背面名銅鏡。『来（新）有善同（銅）出丹陽，和以艮易（銀錫）淸且明。』——卷中第二十葉龍氏鏡。

『廣漢西蜀合鍊白黃。』——卷上第一葉背面喜一平三年鏡。

漢代銅器傳於今者以鏡爲最多，亦以鏡爲最妙，蓋其製作之精巧，自動人愛，非徒銅質美也。又漢人之鏡多刻圖畫，巧奪天工，往往有之，吾人殊可由此窺見當時繪畫之遺型也。『漢鏡甚多，如宜官鏡，仙人不老鏡，宜子孫鏡，千秋萬歲鏡，延年益壽鏡，八子九孫鏡等，多作花邊，較爲簡單者外；若大王日月鏡，中作四神四獸之飾，邊作迴鸞舞鳳之紋，皆極細緻。尙方盤龍鏡，中作兩層盤龍之飾，起伏異狀，有在馬上作角牴者。上方吉陽鏡，中畫龍虎及六女子，龍虎作飛舞狀，女子作拱揖狀，皆有神趣。

盡氏仙人鏡，中以四乳分四格；二格爲二神人四侍從；一格似供奉之物若有光焰者，又二人跪其旁；餘一格則爲龍，作飛舞狀，西王母鏡中，以六乳分六格；一格畫一女坐而聽琴，題西王母三字，西王母也；一格畫一女鼓琴，西王母侍也；一格畫一女翻身而舞，倒垂纖履，狀極苗條；一格畫龍，一格畫麟，一格畫一鬼神，兩手如翼，跪而擊毬，亦極生動，又如四神四虎鏡，三神四獸鏡等，雖以人物禽獸而稍帶變化，要皆生動而壯麗。至若許氏鏡、馬氏鏡、鄒氏鏡、魯氏鏡、張氏鏡、蒙氏鏡、龍氏鏡、周仲鏡等，所畫人物器具愈備，寓意愈顯，其中尤以龍氏鏡、周仲鏡爲妙。龍氏鏡凡三；其一分四格，一格畫曲轅車，車上有蓋，蓋下生一女，一馬駕之；二格畫六女子。中二女坐，旁四女皆侍立，手中執拂；餘一格畫龍虎相對之狀，其二，亦分四格，一格畫一女鼓琴，一女吹簫，一小女坐而聽之，其前置一盒，二格畫六女子，中者坐，旁者立，有擊鼓者；一格畫龍虎。周仲鏡，以四乳分四格，二格各畫一人，趺坐蓮臺上，各有侍立八人，人人俱有兩翼；一格畫一車四馬；一格畫一車六馬，作絕馳狀，皆甚密致。此外如雙鳳雙獅鏡，不分格，而分內外二層，內層中畫雙鳳雙獅，鳳則舒翼揚尾，獅則奮爪昂首，其間花枝相連，曲折以綴之；外層邊作曲形，凡十出，每出中間畫作鳥飛枝頭蝶舞花間之狀。天馬蒲桃鏡凡六，其一最精，亦作內外二層，內層

作五天馬，以一爲鏡紐，又有孔雀二，其尾甚巨，蒲桃錯雜其間；外層則畫蒲桃累累，其藤支蔓，蜂蝶鵲鴿之類，飛鳴啄立於其間，皆甚有生氣，至人物畫像鏡，其製精古，尤爲各鏡冠，鏡以四乳分四格，其一格中立一人，帽上簪花，張袖而舞，旁一人鼓琴，又二女在後，翻身舞，望之有若長蛇形者，其舞妙也，琴旁有一香爐，復有一劍一玉環；一格中畫一人垂裔而坐，左右侍者各二人，有播鼗者，其他亦各有執持，想亦樂器類耳；一格畫中坐者有鬚，亦垂裔，左右坐三人，有作舉手狀者，旁置壺盒，又有二女子袖手凝立於後，皆高髻瘦腰長裙；其一格畫二車，往來相値，皆駕五馬，所謂良馬五之者，車有圓蓋，有方軫，有宜檽窗，有斜紋席，車後有疊山，有飛鳥，外緣邊作連枝迴鸞舞鳳之飾，此鏡祇漢尺八寸七分，畫人凡十五，車二，馬十，一切歌舞飲食器具皆備，而男女衣著，翩然皆古制，與武梁石室相似，眞奇物也。」(註二六三)

統金石二種遺蹟而觀之，則漢代畫風純屬於禮教時代，於此益信。今約其類爲三：曰述故事以昭鑑戒；寫神怪以祝吉祥；圖制度而知風俗。總之，我國古代繪畫深具象徵主義。雖一草一木之微，皆具深意，我國數千年來，注重儒教，即繪事亦不能出其範圍，魏，晉，南北朝以後，佛畫侵入，乃變其作風

云。漢畫雖屬幼稚，然自有其特點。觀其用筆之古拙，如兒童之畫墁，寥寥數筆，別具天眞，誠有如今日模仿自然的陸亭（Rodin）派者，倘漢代畫界無宗教色彩爲之基礎，則當時繪事必不如是之盛，蓋繪事能作有閒階級之娛樂品外，兼能作政教之宣傳品也。近人蔡元培先生曾倡以美育代教育之說，亦深契此理。

前代藝術，常爲後代藝術之母，此中西之所同然也。有希臘之古雕刻，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之各名畫，而後西洋畫家有所謂古典派（Classicism）。有古典派而後有反對古典派之浪漫派（Romanticism），有浪漫派之偏於空想及色彩，而後有寫實派（Realism）之注重眞相，與自然派（Naturalism）外光派（Plein-Airiom）等之注重光線，有寫實派之過於物觀，而後有印象派（Impressionism），新印象派（Neo-Impressionism），後期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新理想派（Neo-Idealism）等，相繼而起，欲打破拘束，以從事於光線空氣力線及主觀的美之研究。有印象派之速記作的畫法，而後有立體派（Cubsism），新浪漫派（New-Romanticism）及象徵派之尋求永久性的畫法。有前述各畫派之偏重現在的或靜止的，或完整的，或實用的，而後有未

來派，表現派之將來的，或動美的，或分割的，或純精神的，以上皆西洋畫古今蛻變之先例也。（註二六四）至於我國，亦有類焉。人物寫生，相傳三代已有，然無實物相參證，故難足信，此事之始礎，尤推漢代，以新名詞而言，漢代畫爲古典派者，則魏，晉，南北朝者爲浪漫派矣。無古典派則不能產生浪漫派，即如漢代之人物畫重骨，及乎唐代則尚肌也。漢代畫界作品雖不足供吾人之游目，然其過去之功績及光榮，實足動吾人千載之好尚，又安可以其幼稚而置不復道耶？

二　畫家

以上所舉畫蹟既如是之繁賾，則作者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矣。不知此事竟有出吾人意料之外者。上述畫蹟之作者類多失名，而列名於畫史者，其作品又復不傳於世。古人視畫爲不卑不亢之物，苟非有任務，則縱使作成之後，從不署名其上，故欲從作品以求畫家，殆不可能。今惟有於典籍求之耳。

毛延壽　毛延壽，杜陵人，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元帝時後宮既多，不得常見，迺使畫工

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昭君）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乃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同日棄市。（註二六五）

陳敞——劉白——龔寬——陳敞安陵人，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劉白新豐人，工爲牛馬飛鳥。龔寬亦然。（註二六六）

陽望——樊育——陽望下林人，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註二六七）

張衡——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通五經，貫六藝，徵拜郎中，遷侍中，出爲河間相，相傳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曰：「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可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註二六八）

蔡邕——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爲一代大文豪，人知其善書，而鮮知其工畫。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靈帝時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爲讚及書，邕書畫及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註二六九）

趙岐——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少明經，有才藝，拜爲太常，年九十餘，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註二七〇)

劉褒——劉褒，漢桓帝時人，官至蜀郡太守，嘗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是又於人物畫外別闢一格矣。(註二七一)

劉旦——楊魯——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詔尚方，畫於鴻都學。(註二七二)

楊孚——楊孚字孝元，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和帝時，南海屬交阯部刺史。夏則巡行所部，冬則還天府表奏，舉刺不法。其後競事珍獻，孚乃枚舉物性靈悟，指爲異品，或爲韻語，使士民識之，遂著南裔異物志。隋書經籍志載其目。梁皇太子謝敕賚廣州甌等啓云：「方物罕逢，不謝議郎之畫。」以廣州士物而用廣州故事，議郎必孝元也。蓋蕭梁時，南裔異物志尚存，書中必有插圖如山海經之類。其意亦以枚舉物性，使士民偏識，有非圖畫不明者耳。(註二七三)

諸葛亮——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封武鄉侯。善畫，爲南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臣城

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郵，又畫夷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註二七四)

諸葛瞻——諸葛瞻，字思遠，亮之子也。工書畫，爲行都護衛將軍，平尙書事。(註二七五)

李意其——李意其蜀人也。先主欲伐吳，問意其，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註二七六)

以上所舉諸人，見諸紀載者，或盡於是，其偶有遺漏，亦必末而不足數，然以上諸公泰半爲搢紳階級，故得名亦獨盛。後世文人畫之風，實肇端於此。此亦何足怪！漢代畫界最留意於典章文物，欲熟悉之，又非求諸經史典籍不可。當時經術之盛，橫掃千秋，三家村中，不少博聞洽識之士，卽畫匠之中亦必不乏通才。故往往以丹青爲生涯者，不久卽擬高科以去，而轉入搢紳階級。終漢一代之畫學，惟以士大夫獨擅勝場也。『是以古人之畫與儒術相輔，所繪之圖，咸視其有物與否，以定工拙，古畫之工拙視乎學，今畫之工拙視乎才。』(註二七七)顧亭林云：『古人圖畫皆指事爲之，使觀者可法可戒，自實體難工，於是白描山水之畫興，而古人之意亡矣。』(註二七八)其論極爲精碻，吾人於此，可窺古

今畫學蛻變之原因矣。

三 畫論

中國藝術批評學最不發達，其原因已略如前述。先秦時代，美術萌芽，注重實用，轉相沿做，習以成風，大抵與學術相發明，而不重審美，故罕用其批評焉。我國典籍，載之亦少。惟當時所尚，乃在實物畫，蓋以其取材，不外日常見慣之物，形之肖否，人所共知，不似宋元之趨重白描，流連光景，默運神思也。故曰：『狗馬最難，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註二七九）古人對於畫之形似雖斤斤計較，然亦貴獨舒己見，旁若無人。莊子說畫史解衣槃礴，此眞得畫家之法，而開後世無限之法門也；漢代劉安曰：『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高誘注：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大貌。）亦對於當時之拘泥形似者痛下針砭也。漢代之人，絕對勢利，迷信神權，故圖畫鬼神之像，以爲供奉或厭勝之物，故從事者實繁有徒，亦以牛鬼蛇神，易動人目。故張衡曰：『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註二八〇）此雖暗襲古人之語，然

當時畫風可見一斑。畫家取材於動物，除犬馬之外，實以龍虎為最多。馬援誡姪書云：

『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註二八一）

『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畫龍不成，反為狗者也。」』（註二八二）

其實當時畫家取材於自然界中，殊不止此，他如鳳凰蟾蜍諸物，往往而是。漢代畫家，既無一定之尊，又無規律以為範，至謝赫出，然後始有六法，而藝術批評業乃大盛。漢人所討論者，亦不外如上之寥寥數語，且又非專為畫學立論者也，但時代限人，得此亦差強人意。本史家有聞必錄，不厭求詳之旨，故不憚煩而記之。

第三篇　文具雜考

普通所謂文具，乃筆，墨，紙，硯之類，亦藝林中不可或缺之具也。書畫二事，述之詳矣，至於此推進二者成功之工具，似不宜置之度外，倘秦漢之世，此物絕跡，則今日吾人必無從窺見當時之全個文化，遑論其一小部份之美術耶？故今於論述美術之便，一考之以漢代爲斷限，庶吾人益瞭然於我國美術發達之眞因也。傳曰：『雖小道必有可觀。』又曰：『不賢者識其小者。』我今亦聊附於不賢識小之列。

第一章　筆考

筆之來源甚古，自有書契，卽便有之。爾雅曰：『不律謂之筆。』曲禮：『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孔子因獲麟而絕筆。莊子云：『畫者舐筆和墨。』則知其由來遠矣。說文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則又因方言而異稱者也。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卽謂之筆。(註二八三)或謂古筆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註二八四)二說大同小異，我以爲木竹皆有用以製筆，各從其便，東南多竹則以竹，西北少竹則以木，筆製以竹而不用毛，自是較初期之作品，蓋披沙書壁，自優爲之，卽未有墨之前，亦可應用，書籍有缺，其詳不可得而聞矣。迄乎秦代，始有詳情之可考。秦始皇滅六國，令大將蒙恬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毛造筆，令判案也。然崔豹謂蒙恬云作秦筆，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羊毛爲被。(註二八五)則又持說相異。或謂蒙恬爲筆，以狐狸爲心，兔毛爲副。(註二八六)又復與前說不同，總之物已無存，

難定一是。至漢代乃足徵矣。漢代之筆管多以竹爲之。筆管皆圓形，虛其中以納毫，宜於用竹。其地少竹者則以木代之。其毫則以鹿毛或兔毛爲之。其製筆之法：『先以鐵梳梳兔毛及羊青毛，去其穢毛，使不髯茹。訖，各別之。皆用梳掌痛拍整齊，毫鋒端本各作扁極，令均調平好。用衣青羊毛去兔毫頭下二分，然後合扁，捲令極圓。訖，痛頡之，（疑結字）以所整青羊毛中或用衣中心名曰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如作柱法，心齊，亦均痛頡，納管中，寧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註二八七）漢時諸郡獻兔毫出鴻都，惟有趙國毫中用。（註二八八）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註二八九）其他官府人員所用之，其管皆赤，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工作。（註二九〇）此其例也。猶有一事，頗可述者，則漢代之筆管往往折而爲二或四，可開可合，其納筆頭於管，固之以漆，束之以麻，當其敝也，敝其筆頭，管固無恙也，故古人之於敝筆，易筆頭而不易管，如今之鋼筆焉。筆之長短，載籍罕有述之者。方言載揚雄答劉歆書云：『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此言三寸者也。王充論衡效力篇云：『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此言

一尺者也。漢之三寸，祇當今尺二寸二分弱，頗不便於把持，意者楊雄採錄方言，隨時隨地寫之，故懷小筆及油素，爲其便於取攜歸而錄之於槧，非常制也。王充所言一尺之筆，乃常人所用者。（註二九二）探諸情理，頗得其眞。不圖近日竟有漢筆出現於世，此誠驚人之發現，可以一證上述之言矣。馬衡先生有一文述之，茲援引其一小段以見梗概。

「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貝格曼君（F. Bergman）於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地方（其地在索果綽爾之南，額濟納河西岸，當東經一百至一百一度，北緯四十一至四十二度之間，）發現漢代木簡，其中雜有一筆，完好如故。今記其形制如下：

筆管以木爲之，析而爲四，納筆頭於其本，而纏之以枲，塗之以漆，以固其筆頭。其首則以銳頂之木冒之。如此，則四分之木上下相束而成一圓管。筆管長公尺〇．二〇九，冒首長〇．〇〇九，筆頭（露於管外者）長〇．〇一四，通長〇．二三二。圓徑：本〇．〇〇六五；末〇．〇〇五。冒首下端圓徑與末同。管本纏枲兩束，第一束（近筆頭之處）寬〇．〇〇三，第二束寬〇．〇〇二。兩束之間相

距〇，〇〇〇二，筆管黃褐色，纏枲黃白色，漆作黑色，筆毫爲墨所掩，作黑色，而鋒則呈白色，此實物之狀態也。

按索梁綽爾卽古之居延海，漢屬張掖郡，後漢張掖居延屬國。額濟納河卽古之羌谷水，亦卽弱水。穆兜倍而近之地，據木簡所記，在當時爲甲渠候，爲居延都尉所屬候官之一。復就所存木簡之時代考之，大抵自宣帝以訖光武帝，若以最後之時代定之，此筆亦當爲東漢初年之物，爲西曆第一世紀，距今且千八百餘年矣。羽毛竹木之質，歷千八百年而不朽，非沙磧之地，蓋不克保存也。今定其名爲漢居延筆。」（註二九二）

由上述之漢居延筆之形態觀之，則知其形殊類於今製，特精粗之別，則時勢限之耳。

治世之功莫尙於筆，能舉萬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卽聖人之志，非筆不能宣，乃天地之偉器。（註二九三）故後漢蔡邕嘗作筆賦以贊美之，玆特錄出，以供參考。

「惟其翰之所生，於冬季之狡兔。性精亟以摽捍，體遄迅以騁步。削文竹以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搏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勳。敍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

三王之功代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昧兮，贊幽冥於神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序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註二九四)

吾人於此又可瞭然於筆之大體矣。述筆考竟。

第二章　墨考

劉熙釋名云：『墨，晦也。』言似物晦黑也，尙玄者有志焉。上古無墨，文字多用刀筆削竹簡，或竹挺點漆作書，洎書策稠，獨力不給，一切倚辦石墨矣。然周書涅墨之刑，晉襄有墨之制，古人灼龜，先以墨畫，則知古者不盡以漆書也。先秦文士，無論墨者，故闕然不著耳。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魏晉以後無聞，獨尙松煙。漢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原料極佳。漢書云：『尙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相傳漢代有田眞者善製墨云。墨形多丸狀。『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註二九五）

魏韋仲將（卽韋誕）善書，並優製墨。古墨方傳於世，今敍錄之，其必與漢代墨工之法相差不遠也。

『今之墨法，以好醇松煙乾擣，以細蓰去草芥，物至輕不宜露蓰，於缸中細蓰去草芥，慮飛散也。煙一斤以上，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皮卽江南樊雞木，入水綠色，又解膠，並益墨色。可下去黃雞子五枚，亦以珍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分別治，細蓰，都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澤。擣三萬杵，多

亦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過則臭敗，寒則難乾。每挺重不過三兩。」（註二九六）

以吾觀之，韋誕之方，祇有貴族中人，始適用之，製墨而用於珍珠麝香，平民家豈能供之？然吾人由此窺見漢代製墨之一斑，則不無可錄者也。

第三章　紙考

上古無紙，用汗青者，以火炙竹汗出取青，易於作書，故簡策字皆從竹。至秦漢間以縑帛爲書，謂之幡紙，故紙字從系，或從巾也，從氏諧聲也。劉熙釋名云：「紙者砥也，其平如砥也。」則專論其性質。西漢時多用木簡。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著子虛之賦，上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註：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用紙，故給札以書。）是其證也。但縑嫌貴，竹嫌重，木嫌大，皆不便於人，漢孝成帝時宮中乃有赫蹏書。赫蹏者乃赤色之薄紙（略見漢書元后傳）我以爲卽竹內之膜，但未知是否，惟非通行之物，蓋可斷言。沿及東漢，始有大發明家蔡倫出，而吾人始有紙可用。「蔡倫字敬仲，桂陽人，少負才名，爲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

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註二九七）耒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註二九八）

同時有東萊人名左伯字子邑者，甚能作紙，擅名一時云。（註二九九）

第四章 硯考

文房四物，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至硯卽不見之。蓋古無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不必硯，但可研處，卽爲之爾，矛楯鐍𡒄，載於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冗長，故只爲之研，不謂之硯。然雜類篇書，謂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註三〇〇）又謂魯國孔子廟小石塊一枚，甚樸古，孔子平時物也。（註三〇一）又載周武王書硯銘（註三〇二）但非經史，不足信也。漢書張安世傳：「安世小男彭祖少與上同硯席。」則漢時始有硯耳。天子之硯以玉爲之，取其不冰。庶人有用鐵硯者，有用瓦硯者，不一而足，各從其便，亦未暇細細考也。述硯考竟。

吾聞之李尤曰：「書契旣造，研墨乃陳，煙石附筆，以流以申。」則以上四品，必相助而著其功效，而在藝術界上佔有相當之重要位置也。但今之所述，祇明其源而未暢其流，讀者猶以爲未饜所聞者，則自有專書在，大可供諸君之求。而本文全以秦漢美術爲斷限者，恕未能多述於此。

結論

吾書至此，擱筆欲休。蓋吾平生爲文主張爽快直捷，故浮辭曼句，從不犯吾筆端也。漢代美術之材料本不甚多，縱有人焉，竭力以赴，其所得亦當不大過於吾文所載者，非敢自誇，亦以吾人生後千餘年，不能目覩其盛況，則惟有於書叢中索其一鱗片爪以供探討，而漢世所遺傳之書，又多爲吾人所習見，彼此徒以書本之博覽相尚，其必若以百步笑五十步之類耳。實物無存，則論理自無所附麗，日後考古學日精，漢物之發現日多，據實物而濟以嶄新的理論，吾知其必有大勝人者。則我今日之文，卽揚灰覆瓿，亦得其所。惟在今日祇能做到解釋之地步耳。本文與謂其爲考證的工作，無寧謂爲分析的工作。綜述上文，則有下列之要點：

(一)美術爲解述人類之作品，與人類之行動息息相關，凡屬人類，理須知之。

(二)美術爲一國文明之鎖鑰，凡號爲文明中人，斷不能淡然若忘，況字畫爲我國獨立之藝術，

有保存國粹之責者所當知之。惟欲知一物之性質及源流，茲有賴於史，故提倡藝術，先由史起。

（三）秦代之美術，乃黑暗時代之美術。無論若何作品，都足表示強大的力量，此種力量不外表示崇高又威嚴及永久性，儼然人望而畏之，殊不見有令人愉快之生趣。

（四）秦代以有一二天才之書家之故，故書學界中頗受其賜，他無足述矣。

（五）漢代因政治及經濟之背景，故以建築美術爲最盛。凡在封建時代，不問其君主之有道與否，建築一物亦必同樣發展。國家窮，則貴族益奢侈，而宮室盛於朝；國家富則平民多積蓄，而第宅興於野。此爲一定之理。漢代建築，實爲秦所不及。

（六）漢代金石一類，亦至發達，金則以漢鏡傳世最多；石則碑碣發現最盛，印類亦不少，是皆超越前代者也。

（七）書之體製，至漢而極，史游作章草，蔡邕作飛白，劉德昇作行書，皆冠冕一時，皋牢百代。其他名字，未易悉數。

(八)漢朝歷代君主，好畫者多，故畫材亦盛。其爲畫雖皆指事爲之，而所指之事，於史事以外，尤長於名物典章，固由人心之務實，亦因成法之易循，謝氏五雜俎云：「古人爲畫，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法度，易於循習耳。故漢代之畫，謹依繩墨，大抵與學術相輔，不僅視爲美術之一端。故雖有特出之天才，亦無創造之能力，蓋一則爲禮教所限，二則多爲功利所役使也。故藝術之至高主義 (art for art) 亦絕對不能發生。此亦由於社會生活及物質之關係有以致之也。

(九)一般文具，在漢代始著其效。筆則雖襲秦制，亦自有其特點，如現代發見之漢居延筆可爲代表。墨雖自古有之。然至漢始著其用，漢扶風隃麋縣產墨最佳，有田眞者善製墨。紙則造自東漢蔡倫，尤爲漢代發明之特色。漢人著籍，始有硯名，實可謂權輿於漢。是四者爲美術界之良友，乃有述焉。

以上數點，不過撮要於上文，其中內容，或有未備，然欲知秦漢二代之美術概況者，於此亦可得其大意焉。

「漢代美術之種類及派別雖不甚多，但有一事棼然難理者，則金石一欄是也。「漢代吉金貞石之流傳於今者，何可勝數？而又分途入於收藏家之手，有祕不示人，私爲奇貨，其有著爲文章以表揚垂示於人者已屬少數，吾人又何能一一著錄哉！故欲以區區數月之力造成一文以論列之，其爲疏陋何可勝道，他勿具論，卽就現時出世之金石書籍中蒐羅材料，旣無實物以佐證，則其眞其假，又未可知。倘費數月之光陰，所得皆爲唾棄之資料，則功虧一簣，難向人言，故有時編纂之工作亦非容易也。一念至此，每欲檝棄其稿，讀書十年，重來握管。然生也有涯，知則無極，『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則吾文匪特無完成之日；且並所學而忘之。亦意中事也。故不辭愚昧，引筆成篇。滄海橫流，理無暖席，耿耿此心，何時或息。『一年歷日開強半，嘆息人間歲月遒！』竊有其志，而無其力也！

二十三年十月十日晚草完於銀海生花之頃

附註

（註一）論語。

（註二）Henry R. Poore: The Conception of Art. Chapter 4 所引。

（註三）楊雄法言。

（註四）左傳季札觀樂。

（註五）劉奇峯藝術在歷史上的價值。（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第二集第二十四期）

（註六）M. Rostovtzeff: Inlaid Bronzes of Han Dynasty P. 10.

（註七）秦始皇十二。西曆紀元前 221－210 年，合即王位共三十七年。
二世三年。西曆紀元前 210－207 年。

（註八）朱竹垞曝書亭集卷五十九，秦始皇論。

（註九）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

（註一〇）漢書六十四卷下。

（註一一）史記一百一十八卷。

(註一二)康有爲羅馬四論。（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號）

(註一三)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一四)Calverton古代藝術社會的意義。

(註一五)見文海披沙卷六。（申報聚珍叢書本）

(註一六)圖書集成引秦皇本紀。

(註一七)三輔黃圖。

(註一八)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一九)三輔黃圖。

(註二〇)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二一)同上。

(註二二)史記秦二世本紀。

(註二三)漢書賈山傳。

(註二四)唐杜牧阿房宮賦。

(註二五)史記項羽本紀。

(註二六)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紫，故稱紫塞。』

(註二七)許愼說文敍。

(註二八)鄭玩吉金餘錄(廣倉月報第一卷第十一號。)

(註二九)史記秦始皇本紀。按漢書五行志云：「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謝承後漢書云：「銅人，翁仲其名也。」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註三〇)魏志董卓傳。

(註三一)蔡守：廣東古代木刻文字錄存。(考古學雜誌創刊號)

(註三二)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三三)夢坡室獲古叢編。

(註三四)古今圖書集成引三輔黃圖。

(註三五)史記秦始皇本紀。

(註三六)同上。

(註三七)同上。

(註三八)同上。

(註三九)同上。

(註四〇)鄭樵：通志金石略。

(註四一)馬衡：石鼓爲秦刻石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

（註四二）參考上書。

（註四三）蔡邕獨斷。

（註四四）潘伯寅序齊魯古印攈。

（註四五）沙孟海印學概論。

（註四六）蔡邕獨斷。

（註四七）見集古印格序。

（註四八）廣藝舟雙楫原書第一。

（註四九）史記三皇本紀。

（註五〇）參看呂氏春秋，韓非子五蠹篇，鶡冠子近迭篇，淮南子本經訓，衛恆之四體書勢，太平御覽引宋衷世本。

（註五一）說文序。

（註五二）史記本傳。

（註五三）漢書藝文志。

（註五四）書斷引蒙恬筆經。

（註五五）參看書斷。

（註五六）書史會要。

（註五七）金石林緒論。

（註五八）張懷瓘書斷。

（註五九）吳文正公集。

（註六〇）康有爲廣藝舟雙楫。

（註六一）蒙恬筆經。

（註六二）張懷瓘書斷。

（註六三）漢書藝文志及王僧虔能書錄。

（註六四）丘光庭兼明書。

（註六五）書斷。

（註六六）漢書藝文志。

（註六七）史記李斯傳。

（註六八）書斷。

（註六九）書苑菁華。

（註七〇）水經注。

（註七一）參考廣藝舟雙楫分變篇。

（註七二）節譯 John C. Ferguson: Outlines of Chinese Art, P. 176

（註七三）太平御覽所引。

（註七四）水經注。

（註七五）太平御覽所引。

（註七六）史記項羽本紀。

（註七七）自漢高祖元年乙未，迄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即紀元前二〇六年，至紀元二一九年。

（註七八）史記高祖本紀有云「高祖為人……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好酒及色」

（註七九）史記高祖本紀。

（註八〇）漢書高帝紀。

（註八一）雜見漢書中。

（註八二）三輔黃圖。

（註八三）三輔故事。

（註八四）根據圖書集成及太平御覽。

（註八五）漢書。

（註八六）三輔黃圖。

（註八七）西京雜記。

（註八八）同上。

（註八九）三輔黃圖。

（註九〇）漢書。

（註九一）說文。

（註九二）漢宮闕名。

（註九三）三輔宮殿名。

（註九四）漢武故事。

（註九五）漢官典職。

（註九六）兩京記。

（註九七）見摯虞決要注。

（註九八）兩京記。

（註九九）漢書典職。

（註一〇〇）見漢書。

（註一〇一）見漢書郊祀志及漢武內傳。

（註一〇二）漢武故事。

（註一〇三）東宮舊事。

（註一〇四）西京雜記。

（註一〇五）漢武故事。

(註一〇六)史記。
(註一〇七)漢武帝內傳。
(註一〇八)漢書張晏注內。
(註一〇九)後漢書馬援傳。
(註一一〇)葉氏洛陽記。
(註一一一)漢書郊祀志。
(註一一二)漢宮殿名。
(註一一三)丹陽記。
(註一一四)王文考魯靈光殿賦。
(註一一五)漢書。
(註一一六)漢書食貨志。
(註一一七)劉旣漂中國美術建築之過去及其未來(東方雜誌二十七卷第二號。)
(註一一八)貞松堂集古遺文序(羅振玉遼居乙稾。)
(註一一九)王褒輔種瓜亭筆記。
(註一二〇)參看曾傳軺之舖首一文。(考古學雜誌創刊號。)
(註一二一)中國美術史第七章。(大村西崖著。)

（註一二二）西京雜記。

（註一二三）續漢書。

（註一二四）葉奕苞金石補錄卷一。（涉聞梓舊叢書）

（註一二五）史記魏公子列傳。

（註一二六）羅振玉璽印文字徵序。（遠居乙稿）

（註一二七）元吾丘衍學古編。

（註一二八）王國維觀堂集林。

（註一二九）漢書。

（註一三〇）同上。

（註一三一）同上。

（註一三二）同上。

（註一三三）同上。

（註一三四）後漢書。

（註一三五）同上。

（註一三六）應劭漢官儀。

（註一三七）吾丘衍學古編。

(註一三八)漢書王莽傳。

(註一三九)同上。

(註一四〇)後漢書輿服志。

(註一四一)王漢輔精瓜亭筆記。

(註一四二)陳蘭甫摹印述。

(註一四三)參看姚大榮惜道味齋說詩。

(註一四四)陳蘭甫摹印述。

(註一四五)桂海虞衡志。

(註一四六)後漢書馬援傳。

(註一四七)參看John C. Ferguson: Outlines of Chinese Art

(註一四八)隋書音樂志。

(註一四九)稗史類編。

(註一五〇)發掘東山貓兒窩漢冢報告(考古學雜志創刊號。)

(註一五一)西京雜記。

(註一五二)漢武故事。

(註一五三)根據考古學雜志創刊號胡肇椿杯之研究一文。

(註一五四)參看發掘東山貓兒岡漢冢報告。

(註一五五)鄭樵通志金石序。

(註一五六)龔自珍定盦續集說刻石。

(註一五七)龔自珍定盦續集說碑。

(註一五八)檀弓註。

(註一五九)廣藝舟雙楫。

(註一六〇)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二。

(註一六一)書斷。

(註一六二)宣和書譜。

(註一六三)漢書司馬相如傳。

(註一六四)漢書藝文志。

(註一六五)墨藪。

(註一六六)漢書張安世傳。

(註一六七)同上。

(註一六八)漢書嚴延年傳。

(註一六九)書斷。

（註一七〇）文字志及法書要錄。

（註一七一）漢書藝文志。

（註一七二）漢書張敞傳。

（註一七三）漢書藝文志。

（註一七四）引書斷之語。

（註一七五）書斷。

（註一七六）漢書劉向傳。

（註一七七）書史之說。

（註一七八）容齋隨筆。

（註一七九）漢書孔光傳。

（註一八〇）漢書會要。

（註一八一）漢書揚雄傳。

（註一八二）漢書藝文志。

（註一八三）說文序及王愔文字志。

（註一八四）漢書陳遵傳。

（註一八五）書斷。

(註一八六)後漢書杜林傳。

(註一八七)後漢書衛宏傳。

(註一八八)唐書藝文志。

(註一八九)參看書斷

(註一九〇)參考書斷,法書苑及金壺記。

(註一九一)後漢書班固傳。

(註一九二)參看書斷

(註一九三)參考後漢書班固傳及書斷,

(註一九四)書斷,

(註一九五)拾遺記。

(註一九六)參考後漢書崔駰傳,唐書藝文志,書法要錄,書斷。

(註一九七)參考後漢書崔駰傳,書斷,四體書勢。

(註一九八)後漢書許愼傳。

(註一九九)參看後漢本傳,及書法要錄。

(註二〇〇)參看後漢書張奐傳,文字志,書斷,及宣和書譜。

(註二〇一)參看後漢張奐傳,水經注,書斷。

(註二〇二)書斷。

(註二〇三)同上。

(註二〇四)書斷。

(註二〇五)四體書勢。

(註二〇六)書斷。

(註二〇七)參看後漢書蔡邕傳，四體書勢，書斷，羊欣筆法。

(註二〇八)後漢書劉陶傳。

(註二〇九)法書要錄及十八體書。

(註二一〇)後漢書張超傳及書斷。

(註二一一)書斷。

(註二一二)參看魏志武帝本紀注，衛恆四體書序，及書斷，

(註二一三)參看書史會要及書斷。

(註二一四)書斷，

(註二一五)後漢書荀淑傳。

(註二一六)書史會要。

(註二一七)墨藪。

（註二一八）同上。

（註二一九）參看書史會要及墨池璅錄。

（註二二〇）書史會要。

（註二二一）同上。

（註二二二）參看後漢書呂強傳，書法要錄。

（註二二三）參看襄陽府志及三國志。

（註二二四）書斷，金石錄，丹鉛總錄。

（註二二五）參看蜀志諸葛亮傳，法書苑，刀劍錄，及宣和書譜。

（註二二六）蜀志諸葛亮傳。

（註二二七）參看蜀志張飛傳及丹鉛總錄。

（註二二八）蜀志許靖傳。

（註二二九）永州府志。

（註二三〇）後漢書列女傳及書斷。

（註二三一）後漢書列女傳及黃山谷集。

（註二三二）見歐陽詢藝文類聚。

（註二三三）小器二字乃作孔子所謂：「管仲之器小哉」解。俗作小氣觀。

(註二三四)書史會要。

(註二三五)法書。

(註二三六)書苑菁華。

(註二三七)劉惟志字學新書。

(註二三八)法書要錄。

(註二三九)引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之語。

(註二四〇)漢書景十三王傳。

(註二四一)後漢書光武本紀。

(註二四二)參考魏書釋老志。

(註二四三)後漢書楚王英傳。

(註二四四)後漢書陶謙傳。

(註二四五)參考鄭午昌之中國壁畫研究一文。(東方雜志二十七卷第一號)

(註二四六)後漢書蔡邕傳。

(註二四七)見隋書經籍志。

(註二四八)參看歷代名畫記卷一書之興廢一條。

(註二四九)此意採自拙著漢賦研究一文。(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註二五〇)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註二五一)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西北科學考查團團員貝格曼君(E. Bergman)於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之穆兜倍而近地方(其地在宋梁綽爾之南,額濟納河西岸;當東經一百至一百一度北緯四十一至四十二度之間)發現漢代木簡,其中有筆,完好如故。(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一號)

(註二五二)賀昌羣之三種漢畫之發現(文學季刊創刊號)

(註二五三)其詳可參閱 O. Fscher Die Chinesisache Malereo der Han Dynatie。

(註二五四)以上三段因節錄賀君原文,故不加引用符號

(註二五五)參看孔子家語。

(註二五六)參看楚辭王逸註。

(註二五七)以上七則引臨海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一(槐廬叢書)

(註二五八)參引金石錄補卷第六及平津讀碑記卷一。

(註二五九)以上十一則參引崑山葉奕苞之金石錄補卷六。

(註二六〇)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

(註二六一)上書卷十四。

(註二六二)漢書食貨志下。

(註二六三)此段引鄭午昌之中國畫學全史第三章,三十三頁。他雖雜成說,然其敘述頗爲得法,故樂用之。

（註二六四）引蔣錫曾之中國畫之解剖一文（東方雜誌二十七卷第一號。）

（註二六五）參引西京雜記。

（註二六六）同上。

（註二六七）同上。

（註二六八）參考後漢書張衡傳及異物志。

（註二六九）參考歷代名畫記及東觀漢紀。

（註二七〇）見後漢書本傳。

（註二七一）參引歷代名畫記及博物志。

（註二七二）引歷代名畫記。

（註二七三）參考廣州人物傳，隋書經籍志，藝文類聚七十三，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九。

（註二七四）參引蜀志諸葛亮傳，宣和畫譜及華陽國志。

（註二七五）引蜀志諸葛瞻傳。

（註二七六）見神仙傳。

（註二七七）引劉師培之古今畫學變遷論（國粹學報第二十六期。）

（註二七八）見顧炎武日知錄。

（註二七九）見韓非子。

(註二八〇)見後漢書張衡傳。

(註二八一)見後漢書馬援傳。

(註二八二)見後漢書儒林傳孔僖傳。

(註二八三)古今圖書集成引懶眞子。

(註二八四)崔豹古今注問答釋義篇。

(註二八五)同上。

(註二八六)博物志。

(註二八七)因齊民要術載魏韋誕筆方之旨而參變通者。

(註二八八)見王羲之筆經。

(註二八九)見西京雜記。

(註二九〇)見漢官儀註。

(註二九一)參考馬衡之記漢居延筆一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一號。)

(註二九二)同上。

(註二九三)引晉成公綏棄故筆賦序記。

(註二九四)引秦漢六朝文中蔡中郎集。

(註二九五)見東宮舊事。

（註二九六）參看魏賈思勰齊民要術。

（註二九七）雜引後漢書蔡倫傳及零陵先賢傳。

（註二九八）見湘中記。

（註二九九）見書斷。

（註三〇〇）見硯譜。

（註三〇一）珍珠船伍緝之從征記唐王嵩葛因之作孔子石硯賦考證硃硯。

（註三〇二）同上。